

上海房產公會

申報圖

自來水問題專刊

民國二十年九月編印



01370



A541 212 0012 2767B

自來水問題專刊導言

▲并作本會對於該問題之意見▼

孟子曰。『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予者。至足也。』然此種事實。不能見於今日之上海市。更不能見於今日上海市之租界。然而火之不用電力與煤氣。當可別求。而水則以支河小流填盡。欲取汲於蘇州河與黃歇浦。沿河沿浦而居者。已非易事。其離河浦遠者。更無論矣。上海租界內飲水之難。恐爲孟子所不及料也。

水在上海市之租界。已成爲一種商品矣。此種商品。如若米麵布帛。出賣者衆。則水之用戶。仍可購得。與生產費用相近之水。正如購用熱水。最近之老虎灶。設其水價過高。不妨向較遠而較廉者購之。然而我人所稱之自來水。不然。爲專利獨占商品。爲不受我國法令管理之外人所經營。爲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所辦理。其資本。以英鎊計算。其公積金。得發紅股。其保息大至九厘。且九厘以外。又得發給紅利。如是情勢之下。股東之利益。當然安穩鞏固。而用戶之利益。自必搖拽不定。甚則性命操於水公司之手。不信請讀下文。

1528954



去年之秋。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得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之核准。增加水價百分之二十五。其惟一之理由。爲金價上漲。（在用銀國言。）銀價下落。（在用金國言。）其惟一達到加價目的之手段。爲可不經主管法院判決。而僅經工部局核准之「停止給水」。以極明顯之比喩。如暴徒之握人咽喉。而向之索錢。此種現象。更非孟子當時所能信爲有者也。

自來水公司發表加價之後。本會認爲與房客關係甚鉅。在房產業本身。僅有間接之關係。而無直接之損失。如其心思稍壞。正可借水費之增加。以遂加租之慾望。然而本會同人大都不以爲然。於是除直接向水公司及工部局交涉外。函請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抗爭。

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當於代表大會提出全體一致通過。反對自來水加價。與工部局之交涉情形。該會另有專刊。無庸贅述。華董虞治卿、袁履登、徐新六、劉鴻生、胡孟嘉。在工部局提出覆議無效。於是全體居民。更爲憤激。不但加價問題。認爲工部局未可如此輕視。且華董發言之重量問題。亦成爲極可研究之事實。同時水公司以工部局核准爲護符。遂停止供水。實施喉索錢之強暴脅迫手段矣。

此種最重之形勢。爲五卅慘案以來所未有。於是華董特向工部局總裁費信惇氏（即與水公司簽訂現行合同而兼水公司之董事者）。致以嚴重之警告。外董方面。遂亦認爲繫鉛不可不解鉛。乃即召集

特別會議。決定聘請專家研究。一面水費在抗議下照加。而研究完成期間。限定爲本年九月底。現悉工部局聘定之美國專家希爾氏已於九月初到滬。其研究報告。勢已超越工部局之決議期限。就本會意見。自來水問題。應有以下之主張。

(一) 水公司對於不付水費者。不得直接停止供水。應向不付水費者之主管法院控告。得經判准方得實行。

有謂不付米價。可不再送米。則不付水費。事同一例。自可停止供水。本會以爲不然。米非獨占品。不付米價者。可向別店得米。而水係獨占品。不可以米爲例。譬如房客欠租。房東固不可以直接行動。驅除房客出屋也。且在此繳付水費方法之下。於情理上尤爲不通。因受斷水而足遭致命之害者。非卽不付水費之人。

(二) 水公司之股東。應依折衷之匯價。改用銀元計算。庶不致在銀價下落時。用戶除負水費外。並須負匯水上之損失。在銀價上漲時。水公司除得水費外。猶得匯水上之利益。

(三) 水公司之紅股。應卽收回。仍爲公積金。

(四) 水公司之保息。不得過於七厘。如用限息七厘之法。最爲公道。因專利事業。其營業極鞏固也。



(五) 水費之收取。應如電力費、電話費及房捐等。由水公司直接辦理。不可再強迫房東行使無義務之行為。如經收房租。得取手續費五厘。水公司從未以手續費給與房東。

(六) 水費上不得再收水費。譬如銀百元之房租。內附水費百分之六。而水公司於此百分之六水費。仍收水費。實係額外浮收。全年約有銀二十五萬元。

工部局所聘請美國自來水專家希爾氏來滬矣。工部局公用委員會諸委員之工作緊張矣。專家之是否無人種歧視之心。工部局是否實爲其賦與權力者。謀公衆利益。均於此案卜之。



抗議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增加水費之經過情形

民國十九年七月三十日。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連日在各西報遍登通告。聲稱因匯兌暴落。經工部局核准。擬加水價百分之二十五。在可能期間開始徵收。

八月二日 上海西人業主聯合會致函上海自來水公司。反對增加水價。

八月五日 上海自來水公司復上海西人業主聯合會函。略謂自來水增加附費為臨時辦法。若匯兌回至二先令時。此問題將由工部局重行攷慮。

八月十三日 西人業主聯合會某會董提出抗議理由。（一）煤價漲起甚微。（二）黃浦江水價值如舊。（三）匯兌在八九先令時。水價並未核減。（四）水價已隨房租而漲等。

八月二十六日 倪雲來君登報發表反對自來水加價之意見。

九月二日 上海房產公會（以下簡稱本會）召集會議于一枝香。討論反對自來水公司加價問題。到各房產公司代表沈聯芳、黃延芳、白蘭盧少堂、葉山濤、竇耀庭、李伯涵、姜炳生、劉鴻源、龐毅齋、沈光衍、吳敏生、朱虹如、蔣星階、應子雲、甘月松、倪雲來、張澹如、孫春生、邵文炳、陶讓卿君等五十餘人。

由黃延芳主席陶樂勤紀錄。議決五項辦法。(一)由本會發表宣言。(二)函向自來水公司抗議。(三)函請工部局提出復議。(四)函請納稅會力與周旋。本會誓為後盾。(五)分函各團體。請代表居民公意。一致力爭。并公推李伯涵君主辦一切進行事宜。

同 日 本會祕書陶樂勤擬就致納稅會函詳論反對理由六項。

九月三日 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反對自來水加價。召集代表大會到會代表袁履登趙晉卿李馥蓀吳蘊齋李伯涵袁近初劉鴻生君等六十餘人。由主席王曉籟報告上海房產公會來函後。由虞洽卿徐寄頤褚慧僧李伯涵林康侯等先後發表反對意見。何德奎說明工部局與自來水公司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七日訂有合同。其第三條內載。上海自來水公司由一九二九年七月一日起兩年之內不得再有變更水價。該條之後并有附件云。過此時期之後。自來水公司如欲增加須于五個月以前將新預算送請工部局核准。工部局如不能同意可於兩個月以前各派代表一人進行公斷。各公斷員再不能解決時須由英總領事或由英總領事指定之代表判決之。故此項自來水公司加價與工部局貿然核准均屬違背此項合同並不顧市民之公意等語。當經議決各案如下。(一)致函工部局。以自來水增價一案。認為增加居民之負擔。并違背一九二八年工部局與自來



水公司所訂之合同。有重行鄭重攷慮之必要。應停止執行。(二)致函華董請一致主張。(三)致函上海房產公會。請登報通告各房產業主。勿與自來水公司訂新合同。

九月六日 本會反對自來水加價問題。登報公告公共租界全體用戶。

同 日 納稅會提出抗議。致函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董。請將加價案停止執行。

九月八日 納稅會召集執行委員會。為自來水加價案。組織專門委員會。公推王曉籟徐寄頤褚慧僧李伯涵潘序倫江一平謝仲復為委員。詳議對付辦法。

九月十日 本會為自來水公司增加水價事。由英文祕書曾克源擬就英文嚴重抗議。致函上海自來水公司。

同 日 上海特別市第四區黨部。對於自來水公司增加水費案。發表宣言。略謂自來水為社會公用事業之一。決不能以他種以獲利為目的之企業相比。該公司不思治本。妄欲治標。以增加市民水費。將置市民于絕境。尙望各界民衆。一致奮起。庶租界市民。不致受該公司無理苛求。

九月十一日 上海市公用局。對於自來水公司增加水價案。函公共租界工部局華董徐新六。略謂查上海自來水公司水價。分裝表及包水兩種。裝表水價已較華界為昂。包水係照房租百分之六計。

算。亦已隨租金而俱漲。雖包水之價。因租金廉者住人稠密關係。難免損失。但此項該公司竟將兩種水價統加百分之二十五。似于向來裝表之戶待遇殊欠公允。再金貴米昂。市民直接間接影響。生活已感困難。若再增加水價。實更不勝負擔。用特抄同原副呈。轉請貴董事迅予設法救濟。以紓民困。并希見覆爲荷。

九月十二日 上海市特區市民聯合會對於自來水公司增加水價案。召集會議。議決（一）發表演言。（二）致函自來水公司反對加價並須減價由。（三）致函工部局因自來水公司合同未滿。不得任意加價。（四）致函上海房產公會一致要求減價。（五）致函納稅會一致主張。

同 日 上海特別市第三區黨部反對自來水加價。發表宣言。原文云。自來水爲全體居民日用必需之品。係屬公用事業。非私人牟利事業所可比擬。負特區行政責任之工部局竟敢不顧公衆之利害。循少數私人之請求。貿然批准自來水公司增加水價。並定本月一日起實行。其影響特區居民之生活。既鉅且深。海上市民亦深感工部局無端增加痛苦。紛紛要求工部局提出董事會復議。收銷。而該局乃置之不聞不問。可痛孰甚。我華人要達到自來水取銷加價。非房東房客協力同心。團結一致。堅持到底不可。若仍虎頭蛇尾。虛張聲勢。無積極反對之步驟。一味向帝國主義者乞憐。

結果終歸失敗。本黨部有鑒于此。特此鄭重宣言。

同日 本會以英文函致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董麥克那登。請取消自來水加價原案。並分送各大西報發表。

九月十五日 自來水公司函復本會。對於加價有所聲辯。

九月十六日 本會開委員大會于北京路九十六號本會所。討論對付自來水公司加增水費案。到會會員姜炳生、盧少堂、黃延芳、馬岩青、竇耀庭、李伯涵、朱惠生、邱寅臣、程祝蓀、何積璠、陳志聖、李吉祥、周畔記等四十餘人。姜炳生主席。首由總幹事李伯涵報告經過情形。繼由黃延芳、竇耀庭、白蘭程、祝蓀等先後發表意見。議決反對加價。堅決進行。並致函工部局與華董。訓令自來水公司。對於新簽合同者。不得要挾新用戶承認七厘半之新水價後。方予接水。

九月十七日 本會致函公共租界工部局五華董。請轉咨工部局。訓令自來水公司不得要挾新用戶承認增加水費。

同日 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議。討論自來水公司加價案。西董方面意見。大致謂自來水公司爲彌補損失。勢必實行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若必強其依照一九二九年工部局佈告。須至明年七月。

月一日起方可增價。即使目前暫不加價。及期倘該公司仍欲彌補此次之損失。而要求增百分之五十。則用戶仍無裨益。或多受一重損失。故此項增加期在必行等語。華董方面雖據理力爭。終歸無效。

九月十八日 公共租界工部局函復本會。關於自來水公司加價一案。認為事實必須實行。若匯價回至二先令。再行攷慮等語。

同 日 自來水公司函請納稅會及本會推派代表往該公司審查此次增收附費所根據之淨利數目。

九月二十日 公共租界工部局復納稅會所提反對自來水加價案不能停止執行。

九月二十二日 本會致函自來水公司。略謂邀請檢查淨利之前。請將歷年營業報告書送會研究明瞭。再行派代表前來查賬。

九月二十三日 納稅會推定俞希稷潘序倫何德奎三代表。往自來水公司檢查賬目。

同 日 本會認為檢查自來水公司賬目須統一意旨。不另推派代表。委託納稅會代表執行。

九月二十七日 本會登報公告各房地產主。為在檢查自來水公司賬目未有結果前。水價暫照舊率。

支。

十月一日 市民聯合會致函本會。請通告全體業主一致堅持。不得與自來水公司訂立加價之契約。

十月八日 工部局發表增收水價案宣言。

十月十五日 本會反對自來水公司逕加水價。登報公告各界。在查賬未有結果而認為應行加價以前。概照原價百分之六繳付。

十月十六日 上海市商會退還自來水公司加收百分之二十五附費之水單。

十月二十日 公共租界工部局致函納稅會。謂自來水公司增加水費百分之二十五。應于十月一日

實行。

同 日 公共租界市民姚仁南等函納稅會陳述自來水公司不知撙節費用濫用冗員。

同 日 工部局董事會通過自來水加價已呈報領事團存案。決定于十月一日起實行。

十月二十一日 本會再行通告界內居民。查賬期內一致拒絕繳付自來水所加附費。

同 日 納稅會為德安里房客報告業主祝伊才君。于水價未曾認加以前。私收房客自來水所加附費。該會致函祝君迅予制止。已收者由經租處發還。

- 十月二十三日 上海自來水公司。對納稅會通告。提出抗議。
- 十一月二日 納稅會駁復自來水公司關於增加水價之覆函。
- 十一月四日 西人業主聯合會再函自來水公司。提出二次加價抗議。原函云。本會董事對於用水加價一事。續有討論。上次會議議決函致貴公司。請示知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七日工部局與貴公司所訂合同之第十款。可否根據第二十七款加以修正。抑係由公斷修正之。卽祈賜復。
- 十一月十一日 本會及納稅會接界內居民吳紀舜函告。爲自來水公司限期勒收增加水費。
- 同 日 楊汝梅博士對於自來水公司加價。發表意見。
- 十一月十八日 公共租界市民吳斐及成記理髮所等。函致納稅會。報告自來水公司因緩付增加水費。意欲斷水爲要挾。
- 十一月二十一日 自來水公司函邀本會及納稅會代表。參觀該公司水廠。
- 十一月二十三日 彙福地產公司函請本會預防自來水公司斷水。
- 十一月二十四日 本會復彙福公司函。謂查賬報告即可製成。解決之期當不在遠。斷水結果影響重大。水公司當無此種不智舉動。



十一月二十五日 本會與納稅會迭接用戶報告。行將斷水。(一) 西武昌路十三號吳紀舜應于十

一月二十八日斷水。(二) 淮山路四八九號曹松楊應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斷水。(三) 倍開

爾路楊樹浦路竇耀記經租處應于十一月三十日斷水。(四) 神州大旅社應于十一月三十一日斷水。曾將吳紀舜函轉致工部局。旋接復函云。如用戶拒付核定水價時。水公司得斷絕供水等語。

十一月二十七日 納稅會忠告自來水公司。對於緩付增加水價勿用高壓手段。

十一月二十八日 紳稅會致函自來水公司。對於斷水要挾收取增加水費。應負相當責任。

十二月二日 本會開會員大會。到沈聯芳、竇延芳、姜炳生、竇耀庭、李伯涵、張杏邨、汪典文、鍾珏庵、張潤身、朱志欣等四十餘人。報告審查自來水公司賬目。報告書認為無加價理由。議決反對加價。堅持到底。并由秘書陶樂勤起草意見書。

十一月三日 紳稅會開代表大會。討論自來水加價案。到會者有袁履登、虞治卿、胡孟嘉、徐新六、劉鴻生、胡鳳翔、李伯涵、林康侯、葉扶霄等四十餘人。當由袁近初李伯涵、陸費伯鴻、林康侯等發表意見。經到會代表詳細討論。一致否認加價。其反對理由。(一) 保息太高。并發紅利。(二) 水表不全。

裝。(三)開支太大。(四)分發紅股。(五)紅股不應發息。

同 日 本會函致工部局並附英譯函。反對自來水加價理由四項。并請工部局修改所訂合同。

(一)公司資本應改銀計算。(二)取消保息。(三)紅股及自來水用具公司財產應予收回。

(四)水公司應加入華董。

十一月五日 納稅會召集執行委員會。否認增加水價案。議決(一)致函工部局。詳述自來水不應加價理由。(二)推舉史量才李伯涵潘序倫爲審查委員。何德奎爲起草員。(三)將代表大會否認加價案。議決登報公告。一面將該案電呈外交部。

十一月八日 錢承緒博士對於自來水加價發表反對意見。

十一月十日 上海市特區市民聯合會召集緊急會議。討論自來水公司斷水要挾辦法。

同 日 納稅會登報通告公共租界自來水用戶。關於自來水公司自九月一日起徵收附加水費。在交涉未解決以前。所有水費。應照舊價付給。

同 日 自來水公司實行以斷水爲要挾徵收附費範圍擴大。本會及納稅會連日迭接界內用戶紛紛報告行將斷水。

十二月十二日 自來水公司實行強迫手段斷絕供水報告者有（一）康腦脫路住戶章天凱報告。

略謂該宅自來水已於十日上午關閉。其斷塞之水路係通馬路之水管關閉。現該宅已無水可供飲料。而附近并無水爐可以購取熟水。（二）蓬路長春里一〇五一號至一〇五五號華商別墅代辦公司及往屋四宅同時于十一日上午十一時左右被水公司將水門關閉。無水可飲。生命危在頃刻。除已報告房東外。特此報告。（三）麥特赫司脫路三九四號及四百十六號所有水費于九日照舊送去。詎自來水公司不肯收受。并謂若十五號以前不照新價送交。即欲關水等語。（四）神州大旅社報告。自來水公司特派收賬員至該社聲稱奉該公司大班諭限今日照新價繳費。否則明日斷水。以爲要挾。（五）汪裕泰茶棧及惠泉浴室。昨日亦同時接到水公司公告。限令于十五號以前繳付新價。否則斷水。

同 日 納稅會接到斷水報告後。召集常務會讀。討論緊急對付辦法。電告國民政府外交部內政部上海市政府。云英商自來水公司勒迫加價不遂。今日斷絕供水。界內百萬居民生命安全。危在頃刻。請迅賜交涉。並採最有效之辦法。恢復水給。以重人道。而維民命。不勝惶迫之至。

同 日 納稅會致函公共租界工部局。修改自來水公司合同。取消加價。照舊收費。勿負納稅人之

付托。否則因加價問題釀成重大糾紛。該局不能辭其責任。

同 日 本會接到斷水報告後召集常務委員會議決拍發各電。(一)倫敦英國政府及國會。(二)北平英公使。(三)駐滬英總領事白利南。報告上海自來水公司勒迫居民加價不遂斷絕供水。百萬生命危在頃刻。形勢嚴重。羣情憤激。請迅令恢復原狀。維中英兩國睦誼。

同 日 木會電呈國民政府外交部內政部及上海市政府。爲英商自來水公司勒迫加價不遂實行斷水。百萬居民危在呼吸。請賜交涉。恢復給水。

同 日 本會緊急通告全體房產界。定十三日下午四時召集緊急會議。討論辦法。

十二月十三日 本會下午四時開緊急會議。計到各房產公司代表。黃廷芳、姜炳生、李伯涵、杜簫譜、沈光衍、曾俊卿、鍾珏、龔寶耀、庭錢承緒、馬岩青、程祝蓀、莊欣梓、汪嶽民、郭祖繩、孫梅堂、張杏村、邱寅臣、王美梁、李吉祥等五十餘人。黃廷芳主席報告水公司實行斷水。有關居民生命。希各會員盡量提出辦法。以便由會交涉。繼討論議案。(一)致函工部局令自來水公司從速恢復原狀。繼續供水。爲先決條件。案議決通過。(二)略。(三)致函工部局華董。于出席特別會議時。應力爭取消自來水加價及修改合同案。議決通過。(四)函文今日不及擬就。定明日發表。決議通過。

同 日 國民政府外交部電令外交部駐滬辦事處勸告界內各用戶靜候交涉解決。

十二月十四日 英國駐滬總領事白利南君允通知自來水公司恢復斷供各戶之用水。

十二月十四日 英國駐滬總領事白利南君邀請外交部駐辦事處陳世光劉雲舫及自來水公司代表在英領事公署進行調解自來水加價問題。

同 日 本會致函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告斷水舉動該局與自來水公司應負相當責任。

同 日 本會推派代表葛延芳竇耀庭李伯涵赴五華董處請願于工部局特別會議席上據理力爭并面遞致五華董函。

十二月十四日 本會接上海市政府公函。略謂奉市長交下貴會代電一件。事關特區居民食水問題。業由府派員前往交涉。

同 日 本會又接內政部代電。略云文電悉查此案已分電外交部。自應靜候核辦。特復。

十二月十五日 工部局于下午四時三十分在總辦間會議室開特別董事會議。到會總董麥克那登。董事袁履登岡本福鳥許士裴爾胡孟嘉白郎卡耐徐新六虞治卿賴思廉劉鴻生總裁費信惇總辦愛德華及會辦瓊士專為討論自來水問題議決關於自來水加價之治標問題。當即議定已經

斷水之三家。由水公司卽行恢復接水。但增加附費爲已成之事實。用戶暫行承認。關於治本問題。卽取銷加價辦法。亦議由工部局組織委員會。專門研究減輕水價兩全辦法。委員會之組織。卽由工部局原有之公用事業委員會爲基礎。向外國聘請專家顧問。來滬襄助。公用事業委員會除原有華委員胡孟嘉及吳蘊齋二人外。或另加一二華人代表參加。議至六時五十分散會。

十二月十六日。納稅會爲討論承認水價暫行增加事。開緊急代表大會于市商會會議室。到會代表徐寄頤。聞蘭亭。李伯涵。江一南。孫景西。胡鳳翔。張一塵。林康侯等。由徐寄頤主席。報告經過後。請華董虞洽卿報告。略謂自來水公司七月間提出增加附費百分之二十五一案。經工部局七月下旬第一次董事會通過議決時。有華董貝淞孫。因將出國。業已辭職。故華董僅四人。雖力與爭持。卒以一權之差。未有挽回。嗣經房產公會之要求。雖工部局于九月十七日復議。亦仍無效。其後審查自來水公司賬目之結果。爲保息太高。近復發生斷水之不幸事件。同人等因聯請工部局召集特別會議。席中爭持達三小時之久。其結果對於保息九厘。碍難變更。且以加價爲已成之事實。中止爲難。因由公用委員會加聘專家共同研究。以期水價減低。俾輕用戶擔負。而先決問題。爲立卽恢復已關閉之水管。此昨日工部局會議中之經過情形也等語。次由徐新六君略作補充之報告。先後

經陸費伯鴻、褚慧僧、嚴譯聲、胡鳳翔、李伯涵、俞希稷、趙晉卿、鄖志蒙等發言。討論應付加價辦法。并由何德奎說明本年九月至十二月之三個月中。自來水加價百分之二十五。則該公司之收入便增至二十一萬六千六百十六兩。明年全年計增六十萬五千兩。共可收入二百七十八萬兩。且經查賬結果。覺公司方面實多浪費。故工部局儘可根據合同第二十三條所載。隨時審查該公司之賬目。監督該公司度支。故工部局特別董事會議決。由公用委員會聘請專家。組織特別委員會。實爲可能之事實等語。當經各代表議決辦法四項。(一)公司方面繼續供水。與不再斷水爲先決條件。(二)在工部局公用委員會工作期間。水價暫照公司賬單之數繳付。將來該委員會認爲不應加價時。則多付之款。仍須扣回。(三)該專門委員會工作期間。至遲不得過二十年十二月底。(四)此項解決辦法。通告界內全體用戶。

同 日 本會接駐滬英總領事函云。蒙奉本國欽命駐華全權公使藍浦森令開接閱上海房產公會來電。關於自來水公司問題。本公使予以注意等語。

十二月十七日 本會于下午四時半開會。會員到姜炳生、黃延芳、孫梅堂、袁履登、李伯涵、竇耀庭、張杏村、馬岩青等三十餘人。公推黃延芳席主。議決案如下。(一)關於自來水增加附費。應否依照納

稅會通告辦理案。僉以既經納稅會代表大會通告。本會未便異議。決議照辦。(二)工部局專門委員會于研究自來水公司事件時。應邀請本會代表一人。以便諮詢。并徵求其意見。並請各會員提出意見。以便彙交專門委員會參考。案議決。應即照辦。(三)應致爾費信惇。請于合同損失上。負道義之責任。并請工部局照同例派董事爲水公司之董事案。議決照辦。(四)應否函詢工部局。往自來水公司之董事。是否與該公司之董事。同樣有表決權。及同樣有其他之權利案。議決照辦。(五)應否將以上決議案。請由納稅會查照辦理案。議決通過。七時散會。

十二月二十四日 公共租界工部局。關於公用委員會聘請自來水專家。審查自來水公司設施。已決定聘請美國專門家來滬。

十二月二十五日 本會通告全體會員。對於自來水公司增加附費百分之二十五一案。依照納稅會決議辦法辦理。

二十年一月九日 外交討論委員會討論公共租界自來水加價善後問題。到會委員龔鳳鏞、吳宗濂、林康侯、屈文六、趙晉卿等及專門委員董修甲、何德奎、陶樂勤等。由林康侯主席。對於自來水加價問題善後辦法。在工部局與自來水公司所訂合同中。找出不少疑竇。議推林康侯褚慧僧二委員。

會同董修甲陶樂勤何德奎張星聯夏晉麟等五專門委員再行仔細研究擬具草案提出下屆常會決定後再行呈外部及華董委注意交涉云。

一月十四日 本會爲自來水合同問題致函工部局總裁云 費信惇先生足下 敬啓者 潟足下自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前總董及今總裁以來 一切措施爲功爲罪 社會自有公論 無庸贅述 惟敝會于足下之政績中有三大事足以稱述者爲公共利益之驅策 骨梗在喉似有促足下注意之必要 率直之處尙祈諒之 (一) 與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所訂之合同 未十分留意于納稅人之利益 卽(甲)保息過高 (乙)得發紅股 (丙)以公司之財產 卽自來水用具部 送于股東 (丁) 保息之外 股東得再給紅利 (戊)股本以金計算 因此納稅人于今日 未得享受公用獨占事業之利益 而受加重擔負之損害 (二)破壞工部局之良善習慣 以有給職員而任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之工部局代表董事 且悉此事由該公司請求而來 更易資人疑竇 (三)其第一事使市民受害 工部局受困 其第二事使工部局對水公司形成偏頗嫌疑 歷來善良之習慣破壞 與道義上當有負責之表示 因愛足下之深 故不覺言之切 而專欲難成 衆怒難犯之我國古訓 尤爲從政者引爲大戒也 專肅致賀新社

一月二十三日 工部局公用委員會討論自來水案。照董事會議決由外國聘請專家一人襄助調查。自來水公司營業情形討論結果一致通過。請由華人代表機關推舉華委員一人參加關於聘請專家一層。因上海自來水情形與美某某數城相同。有提議請美國自來水公司聯合會或美國新英倫自來水公司聯合會代為選派者亦有謂英國專家對於上海自來水之經營方法或較熟悉。提議向英國聘請者並言如向英國聘請惟有倫敦自來水公司可以推薦者。專家除具有專門學識外兼須富有管理之才及多年之經驗為合格。某委員提議除聘請專家外同時應請一資格相當之會計師審查自來水公司賬目。關於此層委員會決議向本埠某會計師接洽請其擔任此項職務。專家之調查方法應聽其自由不加干涉。現擬將該公司之賬目先舉行初步之調查以便專家抵滬之後可將查得情形相告使其對於財政之調查進行便利最後決定上述各項建議。如經董會核准應將所致美國自來水公司聯合會之函稿送由本委員會覆核然後繕發。

一月二十六日 本會召集會議到各房產公司代表袁履登、郭祖繩、張杏邨、姜炳生、黃延芳、李伯涵、胡新葵、葛益吾、竇耀庭等二十餘人。對自來水公司徵收附費百分之二十五。應以淨房租為限。其百分之六水費不應再收水費。開會後決議關於自來水公司多收水費案。(一)質問水公司(二)

(一)致函納稅會。(二)致函華董與公用華委。(三)致函外交討論會。

同 日 外交討論會對自來水善後問題。經由專門委員研究擬定草案。由常會通過後。轉呈外交部備案交涉。

二月二十七日 本會函外交討論會對於水公司不以淨房租徵收水費。每年額外浮收。有二十五萬元之鉅。請併案討論主持公道。

二月七日 本會函自來水公司。忠告改正浮收水費之無理行爲。

二月十三日 外交討論會對於自來水公司善後問題。呈請外交部供陳意見。

二月十八日 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覆本會函。略云依照合同中之規定。照毛房租收取水費。別無減削。

三月一日 本會爲水公司額外浮收水費。致函英領依法制上。

三月七日 工部局除向美國聘請自來水專家外。關於會計部份亦頗重要。已聘該局會計師湯姆生加入共同研究。又華董提議加聘熟悉工程之華委員一人。決定聘請郭承恩氏擔任。按郭君字伯良。廣東人。英國歇非爾特大學冶金科畢業。歷任漢陽鐵廠工程師十年。現任上海兵工廠廠長學

識豐富。任事極能負責。

同 日 本會爲水公司額外浮收水費事。接英總領事白利南君復函。略謂合同上所稱實付房租。毫無減削一節。不僅自來水公司。卽工部局亦作毛房租解釋等語。

三月八日 本會爲水公司額外浮收水費一節。再向水公司達忠告。

三月二十二日 上海自來水公司一九三〇年營業報告。計淨盈銀壹百〇六萬五千〇〇二兩一錢六分。

四月三日 公共租界工部局爲自來水加價。組織調查委員會。致電美國自來水公會。聘請專家來滬。協助調查。已得覆電。至華人方面推舉之委員郭承恩君。已由工部局通過。

四月十八日 泰晤士報云。工部局新董事就職後。第一應須討論者爲選派自來水專家。調查自來水公司情形。能否將水價減低。不收附費百分之二十五。至于華人方面所推華委員郭承恩君。將同時加入調查。

四月二十日 報載上海自來水公司股東會主席李德立君報告今年改訂水價。或將大增。因去秋增收附費。不過加價之先聲。按照一九二八年與工部局所訂之合同。今年改訂之水價。或將大增于

舊價云。（按此項記載須鄭重注意。）

五月十六日 大美晚報云。工部局已電請美國紐約自來水專家希爾君調查上海自來水能否減收水價。

六月三十日 本會因自來水加價問題。前途關係重大。尤于房產業者有切膚之深。特召集會議。到房產公司代表李吉祥、沈爾昌、張杏村、甘月松、郭祖繩、竇耀庭、李伯涵、衛秋濤、奚萼衡、張康年、沈樹霖、姜炳生、竇延芳、宋俠臣、朱哲敏等三十餘人。討論進行辦法。并組織自來水專門委員會。公推竇延芳、姜炳生、竇耀庭、李伯涵、倪雲來、甘月松、王衍慶、郭祖繩、厲樹雄、張杏村、李吉祥十一人為委員。

七月二十八日 本會在會所召集自來水專門委員會。到委員姜炳生、李伯涵、郭祖繩、李吉祥、竇耀庭、張杏村、王衍慶、竇延芳、倪雲來議定辦法。（一）請各委員表示自來水加價意見。（二）反對自來水加價之經過情形。彙集成冊。宣告各界。（三）促各方面通力合作。貫澈取消加價目的。

八月十四日 市商會因自來水公司強迫蔣錦昌鐵廠繳納押櫃。請納稅會交涉。

八月二十一日 本會致函工部局。關於自來水調查委員會中。本會須推派代表一人參加。要求其同意。

自來水問題專刊

二六

八月二十八日 工部局對本會要求自來水調查委員會中推派代表參加一事。函覆贊同。

九月二日 調查自來水專家希爾行將來滬。工部局自來水調查委員會着手工作。本會特于是一日下

午五時召集全體會員討論進行辦法。決定推理學博士蕭慶雲君爲本會出席代表。

九月二日 上海大美晚報桂中樞君箸文評論自來水價問題。題曰美國專家與上海水價。



本會關於自來水問題往來要件

本會致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函 民國十九年九月三日

逕啓者。查公共租界自來水加價二成五。自九月一日起實行一案。其影響界內百萬居民之生活。既鉅且大。凡我界內居民。靡不同聲反對。比悉貴會於九月五日代表大會會議。列有反對自來水加價一案。具見貴會深能洞悉界內居民之利害。行使代表全體界內居民意見之職責。曷勝感佩。敝會對於貴會之言行。既具擁護之熱忱。而於反對自來水之加價。自尤當切實追隨。用本敝會全體公意。敷陳管見。藉供採擇。並請允其請求。積極交涉撤銷自來水公司加價之舉動。(一)自來水之爲物。原以供給居民之飲用。而生物於水。得之則生。不得則死。人之於水。其用更切。以故世界各國都市之飲料。多由市政機關直接辦理。俾居民得享廉價飲用之權利。次則雖由商辦。而其飲用價格。亦必由市政機關核准。一面則特許以專利爲條件。原期市民得享廉價飲用之權利。自來水公司亦無受競爭者之壓迫。(二)公共租界之市政機關。事實上當然爲工部局。是以公共租界之工部局。爲界內全體市民之工部局。非自來水公司之工部局。此種論斷。任何人所不能否認。則此

次對於自來水公司請求加價一案。工部局一方面固然對於自來水公司請求加價理由不可一概抹煞。而另一方面界內百萬飲用水平恃以生活之市民利害似應亦予以十分之考慮。即使兩利不能並取。兩害不能並去。則似宜利於大多數者取之。害及大多數者去之。自來水之加價乃利於極少數而害及極多數之舉。反之則固利於極多數而害及極少數也。(三)自來水之價格。華式房屋原為百分之五。其時房租如大馬路方面祇二十元一幢。自後房租逐漸增加。而水價實際上亦隨之增高。以故水價徵收不加變更。延至民國十六年方加起二成。其實上次加價亦與此次加價同一無理。因自民國十一年以來。上海房租以供求關係。物價影響。繼長增高。其他各種物品服務。自亦不能例外。然而自來水之價格。以係隨房租計取。則水漲船高。爲邏輯之結論。明白言之。即房租漲百分之三十。水價即隨之漲百分之三十。實際上自來水公司果繼續在增價之中矣。(四)自來水公司請求工部局核准加價之最大理由。爲銀價下落。物價人工昂貴。姑不論其在一九二〇年倫敦大條為六十。辨士半時未嘗實施減價。且退一步言。他種企業最大之支出為原料。而黃浦江之水。該公司未出代價而得者也。此外其他公用事業。亦無有如此不出代價之原料可得。如謂水管漲價。不得不以增價為彌補。然而自來水公司僅設大管。其由大管而接入房屋之分水管。均由房主負擔。而按價繳於公司。並且另給裝接費。則其所

受銀價下落之影響。可謂微甚。（五）他種營業。均有倒賬爛賬。即如電力電話。甚至工部局之捐稅。亦有不能如額收足者。而自來水公司。實不負倒賬爛賬之危險。且有一意外利益。如房屋雖已租出。而尙在裝修。其用水當然不多。而自來水公司則可得利益。又如房租壹百兩。內實含水費六兩。實際房租祇有九十四兩。而自來水公司仍照百兩計算。則每百兩房租。即多收三錢六七分矣。房租有欠逃等情。水費以由房主負擔。可以不少分文。且由房主彙交。可不負收款之費。此種營業之安定。爲人所不易求。不易有也。（六）自來水公司一再謂豫算不敷。不得不增加水費。然而贏虧爲任何企業所不免。既得於銀價上漲時。大獲其利。則以銀價下落而略負之虧折。亦理所應受。且此非爲飲用水料市民之罪過。乃爲類乎不可抗禦之天災。抑又有進者。在未將歷年賬目公開審查之時。安見不有提高資本。任意濫支之情弊。雖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然此種可能之事。諒爲居民所同感。根據以上理由。敢請貴會允許敝會下列之請求。（一）函工部局立行對於該案加以復議。撤銷以前核准自來水公司加價四分之一之議案。並組織委員會審查該公司之歷年賬目。如必欲實行。則該案關係百萬居民之利害。應交納稅人會議決定。以示特別鄭重。（二）函出席工部局董事。對於該案。在工部局董事會提出復議。以達到撤銷上次議決案之目的。事關界內百萬居民之利害。不嫌詞費用敢函達。至希察照辦理。實爲

公感。

本會致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函 民國十九年九月十日

爲正式抗議增加自來水附費百分之二十五。將於適當期間實行徵收。由查貴公司八月六日在各報發表之聲明書。說明增徵自來水附費之理由。與經過情形。本公會認爲無理。增加水費。既爲原則上所不許。尤不得視爲一時權宜之辦法。若果實行。更有背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七日工部局與貴公司簽定之合同。請申說之如下。自來水雖爲公用事業之一種。然不得與其他公用事業等量齊觀。因自來水不但爲天然之獨占企業。其所供給者。實人生絕對不可缺之品。市政專家。至有主張自來水須絕對由國家承辦。蓋不僅爲自來水與公共衛生有密切之關係。可以左右一市一城之死亡與疾病之速率。而實懼私家承辦者。每有希圖倖利。損及公益之事故。自來水公司與私人企業不同。私人企業爲股東謀高利。自來水公司則須爲社會造幸福。其服務方針。營業政策。當處處以社會公益爲依歸。若徒爲股東謀利益。不惜犧牲社會之公益。則與辦理公用事業之原則。實背道而馳。貴公司此次提議增徵附費。其有損社會全體與用戶個人之利益。實非淺鮮。故不得不視爲無理之舉。爲全體居民所萬難承認。雖工部局已予核准。而居民之承認權。實高於當局之核准也。其次則貴公司提議加價之理由。爲匯水暴落。物



價騰貴。本年淨益。因以虧損。常年股息。不敷攤付。查前此匯水高漲時。未聞貴公司有減價之議。居民未受其惠。則因匯水暴落之虧累。自不能取償之於市民。且自來水收費。追隨房金。相沿已久。目前以地價與建築關係。房金之昂。與二十年前比較。已超過十倍至十五倍。則水費隨高。其數亦足驚人。貴公司經濟基礎。當至穩固。即逐年在『平均股價』與『修改價目』兩項下所儲積之保證金。其數當足以攤付本年股息。何至增加水價。方足以彌缺額。貴公司三年來已增加百分之二十。今復徵附費百分之二十五。且謂來年尚須增加。實本會所不解。至物價高騰一節。則凡一公司。其支出項下最大之科目。當推原料。貴公司之原料。則爲黃浦江滔滔不斷之江流耳。若謂工程費用增多。則敷設水管之費。當爲工程開支之巨項。而實際各處房屋之水管。均由業主裝就。其接入總水管之費。俱由業主擔任。自四分管計銀六十兩起至四寸管計銀一百七十五兩止。則貴公司工程費用。業主實負其一部。自原料來源與工程費用觀之。則所謂物價高騰。其不足爲徵附費之理由明矣。最後猶有一言。則貴公司增加水價。實背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七日之合同。因合同規定一種價格。在有效價率時期中。不得變更價格。若謂增加附費。正以減少明年價率之增加。則明年增加。是否可能。能否實行。尚須視社會之考核允准。安能卽據爲目前增加附費之理由。且工部局曾謂若匯水恢復至二先令。則此問題將重行考慮。刻下匯價已漸

提高。則所謂明年增加者。其可能亦僅矣。本公司為上海房地產業所組成。至提出本抗議。則不僅代表本公司會員之意志。實代表全體居民之公意。因居民受增加水價之影響。至深且鉅。固不僅本公司會員也。

本公司致公共租界工局部函 民國十九年九月十二日

逕啓者。敝會於本月九日。向上海自來水公司。提出嚴重抗議。反對增徵附費。說明該公司之增加水價。無論在原則上。或為一時權宜之計。皆所不許。若與實行。更有背貴局與該公司一九二八年所訂合同。在價率時間之內。不得任意變更價目之規定。想荷於報上。鑒及查市政學之原則。凡公用事業。有天然獨占性質者。皆須歸公家經營。若由私家辦理。則公家當加以正當制裁。苟乏制裁。則私家公司。每有希圖牟利。損害公益。之事。故地方當局。對於用戶個人與社會全體之利益。須與以絕對保障。以防因公司貪圖厚利。而橫被侵蝕。此次該公司提議增價。其唯一理由。為匯水暴落。物價騰貴。本年淨利。因而虧損若干。(二)據合同規定。股息不敷時。須以『平均股息』。賸存之儲金。提付。此節該公司曾否照辦。(三)目前匯水已漸回漲。則該公司所公布。因匯水暴落。而致股息不敷攤付。會否因匯水之漲。減其差。

額（四）所謂常年股息。合同上是否有必須年付最高定率之規定。（五）合同所定價率時期爲五年。何以未滿五年。公司即要求改訂價目。上所舉之間題。敝會未審該公司曾否向貴局有所說明。然對於居民。諱莫如深。今該公司既因淨利虧損。而欲取償於居民。則該公司目前經濟之狀況。與增加內容之真相。居民皆應有所聞知。茲擬請貴局。因合同二十三條所賦予之特權。進行清查。該公司一切卷宗賬目。俾該公司經濟內容。得爲居民所共曉。以待社會中正無偏之公斷。目前務請貴局。將增價之議。重行考慮。撤銷前此之核准。並於本屆價率時期滿後。進行改訂之時。以全體居民利益爲前提。該公司有何要求。須徵求居民之同意。方與准行。不勝盼禱之至。相應函達。卽希查照爲荷。

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覆本會函

民國十九年九月五日

逕啓者。接准大函。以公共租界自來水加價二成五。自九月一日起實行一案。影響界內百萬居民之生活。既鉅且深。臚陳反對理由及意見。囑爲辦理等由。到會。查本案先於八月二十九日。敝會執行委員會議時。據褚委員輔成提議。反對。經討論結果。以關係重大。應提交代表大會決定。嗣准大函。卽經併案提交本月五日代表大會。僉以自來水加價。係屬增加居民負擔。認爲有重行鄭重考慮之必要。應卽函工部局。將加價案停止執行。一面函復上海房產公會。所有訂立自來水合同。仍應根據百分之六水價計

算。至詳細對付辦法。交由執行委員會推組專門委員會審議辦理等語。議決在案。除函知工部局暨召集執行委員會外。相應錄案函復。即希貴會查照。通告全體會員。所有訂立用水合同。仍照舊價計算。是爲至盼。

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覆本會函 民國十九年九月十五日

逕啓者。接准貴會九月九日大函。抗議敝公司最近經工部局核准。並經通告用戶之增加自來水附費百分之二十五一案。查該案在未經工部局核准及敝公司通過以前。曾經雙方當局精密之考慮。茲承貴會賜教。敝公司董事等拜讀之餘。謹將尊函所述各節。分別答復如後。貴會謂前此匯水高漲時。未聞敝公司有減價之舉。按當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間。敝公司與工部局所訂之合同。水價雖係固定。而紅利之計算。則係無限制的。且時當歐戰之後。百物飛漲。當時匯水縱高。而敝公司實未嘗得占厚利。設敝公司與工部局所定之合同不能因時變更。行見敝公司將無以吸引資本。而應此日益增加之水量上所需求矣。至敝公司與工部局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七日所簽訂之合同。固載明公司之紅利爲固定。而水價則得按時更訂。貴會指敝公司謂以居民之金錢。爲股東牟高利一節。似非允當。敝公司確難承認。因敝公司所分與各股東之利率。固不得超越工部局所核准之利率者也。前述兩點。貴會當

能明瞭。前此匯水高漲時。用戶未直接受惠之故。設一九二八年敝公司與工部局簽訂合同之後。匯水苟能高漲。則用戶自能享受其惠。故工部局核准敝公司加價之時。附有『苟上海銀價漲至二先令左右時。加價之舉當重行考慮』之條件。再貴會提議。以敝公司逐年在『平均股息』與『修改價目』兩項下所儲之保證金。以彌不敷一節。敝公司殊難實行。蓋『修改價目』項下實無餘款。一經查閱最近刊行之賬目。當能明瞭。至『平均股息』一項。在敝公司未經過加價之議以前。固亦嘗考慮者也。自來水費之收入。隨年來房租之飛漲而日增。誠如貴會所言。惟自本市採用陽歷以來。敝公司已不復有閏月之外收入。且用戶之消費量亦日見增加。預料本年之消費量。更將倍蓰於曩昔也。自來水之原料。誠爲浦江之水。顧自將此水汲起濾清。以迄於成。爲得以供給用戶之用時。其中實經過費用浩大之工程與器具。浦江之水。固不耗一文可以取用者。然其奈用工程與器具之費用日益增加。何。敝公司董事殊望貴會能派代表數位。參觀敝公司楊樹浦之吸水池。則貴會或能信任敝公司之言。爲不虛也。至分水管之敷設。雖由業主出資。然日常維持該水管之費用。固仍由敝公司擔負者也。敝公司與工部局一九二八年所簽訂之合同。固詳載『雙方同意時。得將水價隨時修改』。是則敝公司更何嘗違背合同耶。且目前所徵收之水價。乃係根據匯水二先令五辨士半時所訂。今匯水驟跌至一先令七辨。

士。則敵公司又安得不增價。以維滬地公衆之需要。貴會若將此點詳行考慮。恐亦將認敵公司加價爲合理也。貴會代表如能撥冗駕臨敵公司楊樹浦廠參觀。敵公司自當竭誠歡迎。面釋一切疑竇也。專覆敬請公綏。

公共租界工部局覆本會函 民國十九年九月十八日

准九月十二日大函所問五點。答復如下。(一) 本年淨利所虧之數。須視匯市變化如何。尤須視明年三月發付股息時之匯水如何。方能確定。假定匯水爲一先令六辨士。則應付之法定股息。約須虧銀六十四萬六千二百四十二兩。增徵附費。可以彌補該項虧額。約銀二十一萬五千兩。(二)『平均股息』項下儲金約銀二十八萬兩。此項儲金。加以所增徵之附費用。以彌補上述虧額。預計尚須約五萬一千二百四十二兩。(三)如發付股息時。匯水爲一先令七辨士。又四分之一。則於發給股息上。可省銀五萬五千二百二十五兩三錢四分。(四)依一九二八年合同所規定。各項股票。每年均須照定例付息。如本年淨利不敷付息。則由次年淨利中補付。(五)一九二八年合同規定水價。至一九二九年七月一日改訂之後。每五年改訂一次。如兩方同意。則隨時可以規定。現行價格時期。本至一九三一年六月三十日爲止。現經同意展期至明年年底等。由擬請工部局清查自來水公司賬目。查此節自一九二

八年合同訂後。每半年已實行一次。至本次增價。工部局日內即將重行考慮。俟議決如何。當再函告。最後猶有一言。則貴函所云公用事業。須歸市營。公共利益。應先顧及。實為有理。不過此問題所關甚大。專家意見。尚難一致。似不必在此有限篇幅作精詳討論也。相應函復。即希查照為荷。

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致本會函 民國十九年九月十八日

敬啓者。茲特請貴會選派會員組織代表團。檢查本公司此次建議增徵自來水附費所根據之淨利數目。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方面。亦另函邀請。茲為檢查便利起見。敢請貴會代表團蒞臨敝公司辦事處。並希先以代表姓名及檢查日期見告為幸。

本會致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覆函 民國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逕啓者。接准九月十八日大函。為囑派代表前往貴公司查賬。攷查公用事業獨占經營機關。其賬目予有關係者審查。殊屬令人欽佩。本會自應履行該項責任。不能推辭。可請貴公司先將開辦迄今歷年營業報告書。發送全份。送會。俾先研究明瞭。即行推派代表前來。准函前由。相應奉復。希煩查照辦理為荷。敬復者。准本月二十三日大函。為索取本公司常年報告書及帳目。由茲奉上。前三年營業報告書。敬希

察收。敝董事等以爲此次徵收附費所根據者。係來年收支預算。若過去帳目。則與目前問題無關。本日各報載有納稅華人會選出查賬代表三人。董事等敢請貴會即行迅選專員。以便同時檢查爲荷。

本會致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 民國十九年九月廿三日

逕啓者。關於英商自來水公司增加水價一案。荷蒙貴會代表居民利益。積極交涉撤消。雖未得即有結果。然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已函請貴會與敝會推派代表查賬。則在未能認爲理由充足之前。加價一案。當然不能實行。諒貴會同具此種感想也。現敝會擬於推派代表前往查帳前。先函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迅將開辦迄今歷年營業報告書送會研究。事關利害相同。用特函達。希煩查照。如能將貴會對於該案進行方法見示。尤所感盼。

本會致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覆函 民國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逕啓者。准今日大函。爲送最近三年營業報告書等。由准此。查貴公司此次函約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與敝會派遣代表前往查賬。深悉貴公司態度正直。頗合獨占經營公用事業者之所爲。惟貴公司謂所邀請查閱者。爲未來之預算。似以爲該項預算以前之營業狀況。毫無關係。此層以敝會眼光觀之。未能相同。蓋以爲未來預算。須以已往爲根據。且爲初次查閱該項經濟狀況。尤非詳知其已往之沿革。不爲

功。所以仍請貴公司將開辦迄今歷年之營業報告書送全。以資參考。至於遣派代表前來查帳一層。敝會以職責所在。自然義不容辭。不過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爲界內全體居民之總代表機關。敝會對其言行。絕對尊重。現爲統一意旨起見。所以查帳一事。此次不派代表。悉請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之查帳代表。擔任再水價應否增加問題。以法理論。敝會以爲應俟查帳結果如何之後。再行協議。准函前由相應函復。希煩查照爲荷。

本會致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函 民國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逕啓者。關於上海自來水公司請派代表查賬一事。敝會曾函致該公司。索閱開辦迄今歷年營業報告書去後。茲接該公司僅送最近三年者各一份前來。並謂所邀請查閱者。僅爲根據未來收支所作成之概算書。則已往之營業狀況。似絕不在可以查閱範圍之內。是該公司之態度如何。可以推知。故仍再函該公司索閱全份之營業報告書。以爲參考。至於敝會派遣代表前往查帳一層。雖該公司一再函催。然敝會確認貴會爲界內全體居民之總代表機關。於貴會之言行。絕對尊重。爲統一意旨起見。敝會該項代表不爲派遣。敬請貴會。俞希稷、潘序倫、何德奎三代表偏勞。除函上海自來水公司查照外。相應函達。希煩查照。並代向俞潘何三代表致意爲荷。

本會致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函 民國十九年十月十五日

逕啓者。案查界內自來水價。以上海英商自來水公司未將本年上半年之損益與資產負債對照表送請貴會查帳代表查閱。致不能製就報告。藉以斷定應否增價之根據。其咎實在上海英商自來水公司。而今該公司不依照貴會在此查帳未有結果。不能認為應行加價之時。水價應照百分之六。即加四分之一計算。實屬不顧公意。藐視貴會。竊慮該公司此等舉動。殊易引起重大之糾紛。相應函請貴會迅函該公司。速即依照貴會之提議。以免引起重大之糾紛爲荷。

本會登報公告書 民國十九年十月十五日

爲通告事。查此次上海自來水公司之任意增加水價百分之二十五。業經本會請由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積極交涉取銷。該公司知公意所在。自動請由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與本會派遣代表往查該公司賬目。則在查賬未有結果而認爲應行加價之前。所有水價。以法理論。自應仍照百分之六計算。靜候解決。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有鑒於此。早函該公司查照辦理。乃該公司對於上述情事。不加注意。一面不迅將本年上六個月之損益表與資產負債對照表交出審查。一面竟將所有水賬統於百分之六原價外加四分之一。似此不顧法理。殊出本會意料之外。爲特通告。所有水費。須照上海租界納稅華人

會前函所述。在查賬未有結果而認爲應行增加之前。概照原價百分之六繳付爲荷。特此公告。民國十九年十月十五日。

本會致上海市商會函 民國十九年十月十七日

逕啓者。閱報敬悉貴會對於上海自來水公司在查賬未有結果認爲應行加價之前所出用水結單。貿然照原價加出四分之一。貴會認爲蔑視公意與法理。將該單退回該公司等由。敝會不勝欽佩。因貴會領袖羣商。登上一呼。頑聰懦立。則凡負繳水費責任者。尤當天良勃發。以貴會爲表率。而一致進行。敝會感激銘刊肺腑。相應函達。以表欽忱。

本會致各房產業主函 民國十九年十月十七日

逕啓者。所有此次自來水加價。上海自來水公司任意加價二成五。本會遵照全體意見。積極反對。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代表界內全體居民利益。向核准加價之工部局。提出嚴重之抗議。華董亦予力爭。上海市商會等。一致主張。該公司已知公意難違。自動遵照工部局之授意。邀請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與本會派遣代表查賬。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當即函該公司。在查賬未有結果而認爲應行加價之前。所有水價。應照原率（即百分之六）收取。本會業經通告在案。乃該公司一面延不交出。本年上半年之

損益表與資產負債對照表候查。以爲搪塞地步。一面將所有水價。統照以前加出二成半計算。如此橫暴手段。實于法理難容。公意所憤。除登報通告。仍照原價支付水費外。爲特專函奉達。請煩查照。如貴處係託洋行經租。而水價亦係代付者。請卽知照該洋行。查照水價照舊例支付。勿予加給。否則不予承認爲荷。

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致本會函 民國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逕啓者。茲接市民姚仁南、茅廷候、朱義生、陸福堂、黃煥範諸君等函。開前爲水料加價一事。關係市民公用。豈可隨其任意加價。或卽敷預算。亟應從事節流。今得貴會查帳。是亦根本辦法之一。今鄙人等。以居民意見。爲陳各點。以供研究。頃聞該廠職員云。及該公司總副經理等辦事人各種浪費情形。爲之一述。以便貴會交涉之參考。則水價或可照舊。該廠於十年前。老經理(A. Q. Wood.)時代。開支非常撙節。現經理處之陳設。率以莊皇爲主。又用許多無益英人。譬如機器部內。向有(Muller)一人。今又添副手。(Moohnn)近新添者又一人。名未詳。外場苦工之管理。前有(Mollion)一人。任期未滿時。已添一名(Mudhood)。近又進一管理建築部。前有(Brodag)茲因任滿添一(Reloyo)等。以三代一事務部。尙有無用八小時輪流三名英人。又用無益八小時看管華工之五十餘名俄人。上項英人薪金至

少五百元給其自居。且近有添進貨部正副買辦英人二名 (Preyther) (Wls.) 以上祇楊樹浦三十四號水廠一處。尙有江西路新聞路部份添用英人不計。爲今之計。亟應將俄人全部開除。次再撤除副手及助理之英人。各部份祇用正管理英人一名。則可。蓋十年前部份不分之時。水廠中祇有總副經理及管理者三人在內。是時每年盈餘額豐。而其時水價甚低。於此可見行事在精不在多。至於俄人。係該經理藉口怠工而來。前任經理任職數十年。廠中絕無怠工之舉。現任經理對華工要求每遭拒絕。而對於廠中英人工作三個月後即行加薪。服務三年即給以六個月之回國假期。此外尙有每年一個月時間休息。此等優待華工絕無。而華工工作時間雖爲八小時。但工作時常受英人及俄人之惡劣待遇。前有下級英人名 (Domalay) 在廠時。竟有在廠十有餘年之老華工。被其停去十數人之多。後因該英人酒醉時竟與同類人爭執。新近停去。餘如現任者 (Memahen) 及 (Gohons) 等。心亦兇狠。視華工如仇。蓋此項人物在廠既增大開支。又易發生種種惡感。于事實上不足取也。前經理任內時。尙有月薪八十餘元之沈安甫。自沈故後。除一銅匠頭目外。迄無七十元以上月薪之工頭。又如化驗室外人。當初祇有一人。今竟增至四人。凡此種種。亟應改更者也。如該經理謂三班英人不應盡除。則可改用華人任之。至於俄人及英人副手三人。必須盡除。以此所積之費。將十分之五分給華人之苦工或長工。然後

工潮可永不發生。以後水價非惟不要增加。而且大有減價之可能。豈非一舉而數善備乎。茲請將原函予以發表。並請函咨上海房產公會。通告居民。使全市居民有深切之明瞭。與夫同情之心理。勢必羣起。作此堅決之主張。卽未來時期之加價。我方亦可資為交涉之根據等。因相應函達。卽煩查照備考為荷。

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致本會函 民國十九年十月廿八日

逕啓者。頃據德安里房客接到老公茂洋行經租賬房通告一則。內開公共租界自來水公司定於西歷一九三〇年九月一日起。加收附水費百分之二十五。卽為房租百分之十五。本賬房依房票上載明之條件。亦即加收。故自一九三〇年九月份起。增加水費項下。共應隨租帶收百分之二十五。卽租元每兩帶取增加水費元二分五厘。日後如自來水公司。如有增減。本賬房亦隨之增減。除於房票蓋戳為憑外。特先通知。卽希查照等情。查此次反對自來水任意加價。貴會殊為努力。具見貴業並不利用水價增高。藉以加租。殊為公衆所欽佩。乃於貴會登報通告水價照舊交付之秋。發現如此接受增加水價。與利用多收百分之一房租。殊為貴業之恥。且查德安里房屋。為故商祝蘭舫之公子伊才君所有。此舉當非祝君本意。或為經租者之自作主張。亟應設法糾正。相應函請貴會。卽予制止此種貽笑中外之舉動。以謀居民利益為荷。

彙福公司致本會函 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廿三日

逕啓者。查自來水公司。此次不顧百萬居民公共之利害。爲私人之俾利。干犯不羈。質然以銀價低落爲藉口。加漲水價。凡我民衆。均極憤慨。貴會爲謀公衆利益。不避艱阻。崛起奮爭。敝公司同爲居民一份子。焉敢後人。自應追隨驟尾。堅持到底。以期達到目的。方副貴會之盛意。故所有九十兩月水價。悉遵貴會議決。按照原額付給。惟該公司迭次來函催繳。並限定日期。否則斷水等語。此類舉動。雖跡近恐嚇。惟萬一實行斷水。影響居民生命。良非淺鮮。此亦不能不爲預防範。敝公司再四考慮。計難兩全。但此乃全體事務。自當以公衆爲依歸。貴會究竟已否定有辦法。或有防止斷水之計劃。總希迅賜方針。俾資遵循。鶴候回玉。不勝企盼。

本會覆彙福公司函 民國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敬啓者。准十一月二十八日大函。爲自來水增價四分之一。爭議問題。囑示防止上海自來水公司斷水計劃。由具見貴公司關心居民水給。認爲攸關界內全體居民生命問題。至深公感。欽佩奚似。查在開始派遣代表前往該公司查賬之時。敝會卽函請華董向工部局聲明。在此時間。該公司不得以斷水爲要挾。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亦卽向該公司提議。在查賬未有結果而認爲應行加價之前。以法理論水價。

應仍照原率（即依房租百分之六）收取。嗣後如認為應行加價，再行補收各在案。敝會以為依照法理，現在所應保留不付之水價，僅為該公司所擬自九月份起新增四分之一之附費。（即係依房租百分之一五者）設該公司不依照法理，欲將該項所擬新增附費四分之一一併收取，否則即全部不收，而擬斷水，則此種不合法之責任，自應該該公司担负，並非由於用戶錯誤。倘該公司進一步而實行斷水，顯為該公司以斷水為要挾增加附費，而為人生一刻不可缺少之物。凡主持市政者與專營水料之機關，均負有絕對不能片時斷其供給之責任。而斷水之結果，人人均為求生命安全之故，治安必因發生重大之影響，則其責任之重大，凡有常識之人誰不知之。豈主持市政者與專營水料之機關所不知。此層可請貴公司不必加以顧慮。萬一該公司認為用戶可欺，而一意孤行，則全體居民為維護生命之安全，謀正當之防衛，亦自有其道。惟敝會以為該公司斷不出此不智舉動，否則何必自動請敝會與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查賬哉。頃悉查賬報告書，即日可以製成，解決之期，當不在遠。終期用戶與公司兩不偏利偏害耳。准函前因，相應函復，希煩查照，並祈南針時錫，以匡不逮為荷。

本會致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函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一日

逕啓者，准十一月廿九日大函，為送上海自來水公司帳目審查報告書一份，並囑表示意見，由查該項

審查事務。由貴會代表俞希稷潘序倫何德奎三君努力爲公辦理。殊深銘感。請貴會代致謝忱。並爲慰勞。無任企禱。至於敝會對於上海自來水公司徵收附費百分之二十五一層。絕對不能予以承認。請述其理由如下。(一)從契約法原則言。用戶絕對無履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與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所訂合同內保息之義務。按此次自來水公司欲徵收附費。原以爲彌補該公司與工部局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七日所訂之現行合同。其中工部局担保之利息。則履行此項保息責任。以契約原則言。當然應由訂約担保者之工部局負之。絕對不得強及第三者用戶(即顧客)負其責任。工部局或以此項訂合同權之賦予者爲納稅人。用戶即爲納稅人。則此種保息。當然應由用戶負擔。姑不論用戶與納稅人係屬兩重人格。不得不併爲一談。即以用戶即納稅人而言。則增加納稅人之負擔。當然應由納稅人會議決定。再保息凡由中央政府核准者。應由國庫支付。由市政府核准者。由市庫支付。尤爲財務行政上之唯一原則。任何工商企業與公用事業保息。絕對無取諸顧客之成例。否則何用保息。蓋政府予企業保息之原則。一方面係保護資本家。使不致無利可圖。他方面爲保護消費人。使享受低廉之價格而設也。(二)從保息原則言。上海自來水公司在現狀之下。無保息之必要。按上述一項。於法律不溯既往之原則。可不破壞。本項則人必謂已成契約。以法律不溯及既往之原則言。該項在工部局與自

來水公司所訂合同未變更之前。絕對不能成立。實則不然。蓋自來水爲公用事業。獨占經營。爲全體居民利益計。在此已臻繁盛區域。供求早經適應之時代。絕對無不足以吸引資本家。與鞏固資本之顧慮。且在一九一七年以前。自來水公司並未經工部局予以保息。且反予以限價。自來水公司並未發生無以爲繼之事實。再保息之不得由第三者用戶負擔。其理由已如上第一項所述。如由工部局支付。則此項增加納稅人負擔之息。應由納稅人會議決定。(三)詳閱審查報告。就其發行紅股一層。已大失公用事業之原則。紅股爲自來水公司公積金所變化。而發給股東者。如以之生息。假定年息爲五厘。則公司年有收入。今變爲紅股。公司則須年有支出。以現息九厘計算。水公司經此一出一進。共損失一分四厘之年息。計每年共損失英金二萬七千三百十一鎊四先令。其以自來水公司資產。而送給股東。設一近乎獨占之自來水用具公司。亦不合理。此其一次。則自來水公司甲種股票。在倫敦市場。可售二十五鎊左右。則以二十五鎊計算。倫敦利息。市價年息爲七厘二左右。而此爲獨占經營。需要絕少變動之企業。其利息當然以如公債與地產不虛發生重大損失之。故應比市息爲低。此其二。歷年股息與紅利所資者僅爲十五年。然平均在一分一厘二毫。最可指摘者。在今所謂保息下之一九二八與一九二九兩年。股東所得均在一分以上。是否所謂保息九厘。保其在九厘以上乎。此其三。在所謂保息之下。自來

水公司開支。比在限價之下。突飛猛晉。出產與消費之增加。即使保持同樣速率。已不合於科學原理。而水非花樣繁多者。生產逾增。當然成本愈輕。即使物價有所影響。斷不致水之生產增加率。約僅百分之二十五。開支增加率。多至百分之四十三。欲謂水公司不藉所謂保息而濫費浪用不得也。此其四。（四）匯率變動。爲不可抗禦之天災人禍。以前一九一九年水公司以之得其利益。此次自應由水公司受損害。卽締結契約者之工部局。亦無負擔。此次匯率變動風險之必要。此爲任何契約之履行。均有此項適用之共同原則也。綜之。敝會以目前論。保息應由訂約者工部局直接支付其不足以未來論。工部局應卽修改此項契約。其要點如下。（一）公司資本在我國現行幣制之下。應改銀計算。匯率應爲近十年之平均數。（二）取銷保息。恢復限價。並須限息。（三）所有紅股與自來水用具公司之財產。應予收回。仍歸水公司。或竟歸工部局所有。因此爲由公衆所造成之利益之故。否則亦須停付其利息。由公司漸照面價收回。（四）水公司應由華董加入爲監督。以監督其業務。因現僅有外董之故。准函前由。相應將敝會意見函請查照。酌量採納爲荷。再貴會對於查賬任務。獨任其勞。不勝感謝之至。

本會致英政府電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上海英總領事。北平英公使。倫敦英國內閣。國會公鑒。昨日貴國商辦上海自來水公司。勒迫居民加價。

自來水問題專刊

斷絕供水。以爲扼喉式之要挾。百萬居民生命危在頃刻。羣情憤激。形勢嚴重。爲特請迅令恢復原狀。繼續供水。以重人道。而維中英睦誼。

本會呈國民政府及上海市政府電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南京分呈外交部內政部。上海市政府公鑒。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爲勒迫加價不遂。昨日實行斷絕供水。百萬居民生命危在呼吸之間。迫切電陳。請賜交涉。恢復水給。不勝待命之至。上海房產公會叩支。

本會致會員通告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逕啓者。茲因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加價不遂。不顧居民之生存權利。公用事業之特定原則。及刑法之規定。實行於前日斷絕供水。百萬居民之生命財產安全。均被爲搖動。特定于十二月十三日(星期六)下午四時。召集緊急會議。相應函請台端屆時到會。如派代表。請予全權爲荷。

本會致公共租界工部局函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逕啓者。關於水價問題。貴局考慮之後。未遵公意。對於核定附費。不予撤銷。已屬遺憾。又復允許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得斷水。以爲勒收附費之強暴手段。更堪憤慨。現該公司已實行斷水。與實施殺人之行爲何異。而教唆之責任。以法理推論。自應由貴局負之。須知貴局爲全體居民之工部局。非英商自來水

公司之工部局。應絕對對於居民之生命財產。負保障之責任。否則居民捐稅之負擔。將成自殺之行爲。貴局固仍爲居民之代表機關。對於該案之解決問題。應爲即令該公司恢復供水。并保障以後不再有同樣之舉動。所有撤消加價。與修改合同。再爲保障居民利益之進行。相應函達。希煩查照爲荷。

本會致工部局五華董函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逕啓者。所有自來水加價問題。敝會因其增加居民之負擔。一致抗爭。經貴董事據理力爭。覆議撤消無效。現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竟恃工部局之允許。實行斷水。爲達到加價之目的。此種行爲。實屬殺人之途徑。強暴脅迫之野蠻舉動。若此種惡例一開。自泥城浜洋涇浜填沒後。我華人即將任英水公司予取予求。而無抵抗自衛生存之餘地矣。貴董事代表百萬華人之生命財產。務請于特別會議席上。據理力爭。達到目的。以保居民日後之生路。不勝公感之至。

內政部覆本會電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上海房產公會鑒文電悉。查此案既經分電外交部。自應靜候核辦。除電外交部迅速辦理外。特復。

上海市政府覆本會函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逕啓者。案奉市長交下貴會文代電一件。以英商自來水公司勒迫加價不遂。昨日實行斷水。請迅賜

涉等由查此案本府迭據報告。以事關特區居民食水問題。業由本府派員前往交涉矣。准電前由相應函達。卽煩查照爲荷。

駐華英國公使覆本會電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五

逕啓者。本總領事案奉本國欽命駐華全權公使藍令開接閱上海房產公會來電。關於自來水問題。本便予以注意。卽便知照該房產公會可也。等因奉此。相應函達貴公會。請煩查照爲荷。

本會通告照付水價函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逕啓者。案准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函。開案查上海英商自來水公司加價百分之二十五一案。業經公告否認在案。該公司竟謀不合法之解決。採取直接斷水行動。全體用戶不爲所屈。卽有交付者亦爲脅迫而然。此本會所應表示欽佩者也。現工部局已容納我華董意見。特于十二月十五日開特別會議。以加價問題爲已成事實所限。惟該公司內容。應有根本研究與改良之必要。決議（一）以繼續供水。與不再斷水爲先決條件。（二）由工部局公用委員及加聘專家合組專門委員會。詳細研究該公司減輕水費之辦法等情。當經本會于本月十六日召集代表大會。詳細討論。議決工部局旣已組織專門委員會。就自來水公司種種問題。詳細調查研究。如何可以減輕水價。在此項專門委員會工作期間。水費

應暫照公司賬單繳付。俟將來專門委員會調查研究結果。如認為不應加價時。仍應將多付水費扣回。
此項暫照公司賬單繳付時期。即專門委員會工作時期。至遲不得過民國廿年十二月底等語。除登報
通告外。相應錄案奉達。希煩查照為荷等因。准此。查關於水價增加附費一案。前經本會函請該會與華
董據理力爭取銷。并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及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嚴重交涉。以期免增用戶負擔
在案。茲准前因。相應函達。請煩查照為荷。

本會致外交討論會函 民國二十年一月二十八日

敬啓者。閱報敬悉貴會為上海公共租界自來水加價問題。討論善後方法。以便向當局建議。具見關心
界內百萬居民之利益。至深欽佩。茲乘貴會專門委員會今日集議之便。特提出兩點如下。俾供研究。幸
祈採擇。(甲)自來水雖由居戶使用。而其水費並不由水公司自由收取。係由房東代收彙付。其結果
(一)有義務而無權利。(二)因房客有欠租或逃租。并利息或代賠水費之損失。現擬此後水費由
水公司直接向用戶收取。(乙)歷來房租均包水費在內計算。例如房租一百元。除去水費僅九十四
元餘。為便利計算起見。百元房租除去水費五元六角六分。實在房租僅九十四元三角四分。而水公司
僅能收五元六角六分。依照工部局與水公司所訂之合同。明白規定。水費依淨房租 (actual Rent)

白分之六。乃水公司強欲照毛房租計算水費。實收六元。計每百元毛房租。水費上再收三角四分。連此次附費二五在內。共多收水費四角二分五厘。以全年毛房租總數約為六千萬元。則此項有意額外浮收之不當利得。約有二十五萬五千元之鉅。經與交涉。蠻橫不理。以實行斷水為要挾。房東為居民生命起見。祇得在抗議之下繳付。然此種水公司之額外浮收。似應阻止者也。相應函請貴會查照。併案討論。予以公道之主張為荷。

本會致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函 民國二十年一月八日

逕啓者。迭據各房產公司代表竇耀庭先生等聲稱。英商上海自來公司收取水費。不依照淨房租計算收取。而欲依毛房租（即連帶水費在內）計算收取。例如房租一百兩內。含水費五兩六錢六分。淨房租為九十四兩三錢四分。而該公司必欲於水費上再收水費。依照毛房租計算收取六兩水費。經與交涉。不予以公理解。亦不予以法律解决。公然通知限期斷絕供水。以遷怒於居戶。而為要挾之地步。為維持居戶生命安全起見。在斷水脅迫之下。交付該項于法于理不應交付之金錢。除向該公司抗議並聲明保留該項金錢之所有權外。請為嚴重交涉等語前來。查水費上再收水費于法于理均屬不合。假使貴公司認為正當。亦當訴之公判或法院。庶足以示態度光明。作事負責。乃不此之圖。而濫用貴公司所稱

工部局所賦予之斷水職權。換言之。濫用要挾手段。達到收取不當利得。此種恃蠻行爲。殊足增加反感。于貴公司有百害而無一利。且藐視貴國政府與人民對華之親善政策。尤與貴國經濟考察團之使命。背道而馳。茲特向貴公司爲友誼之忠告。如不立將該項水費上再收水費之蠻橫無理行爲改正。敝會爲會員應有之權利。終有種種方法。以使公理與法律不失其效用也。相應函達。即希查照爲荷。

上海自來水公司覆本會函 民國二十年二月十八日

逕覆者。奉二十六日大函。爲敝公司依據毛房租收取水費。由查敵公司與工部局所訂立之用水價目表。曾經規定。凡自來水應依房客所實付之房租收取。不得有何減削。即依照房東所承認之歷來習慣而言。則房屋之附屬用品。如自來水等。概由房東供給。所謂實付房租。即指房客所付租金未曾減去。此類用品之數。在一九二七年之前。外人住宅之水費。爲房租百分之四。華人住宅爲百分之五。其所以差異之故。即爲在一九〇五年規定水價時。曾經查明華人住宅用水額數。與其租房之比例。實超過外人住宅比例之數。至一九二七年重訂水價。此差異之數決定取銷時。曾有以後水價。概依毛房租計算之諒解。當日淨房租取費一則。亦經考慮。以後淨房租之解釋。意見紛歧。因而棄置不論。敝公司厘定水價。常使財政上有一定之收入爲度。故即使水價依實在房租計算。則價勢必增高。其結果所付之數。將無

所異。且本屆水價定率將于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停止施行。斯後如何照房租收費。而房東認爲目前依毛房租計算之法。有變更之必要者。則屆時當與鄭重考慮。目前非至本年終之時。敝公司惟有依合同所規定照毛房租收費。則無減削之可言者也。相應函達。卽希查照爲荷。

本會致上海自來水公司函 民國二十年三月八日

逕啓者。准二月十三日惠覆已悉。所有敝會六日函中。述及貴公司要挾舉動。足生反感。與違背貴國對華親善政策。一概未加聲辯。當係認爲係屬不爭之事實。故惟于水費上再收水費一層。貴公司由欲繼續將錯就錯。見利不肯思義。敝會殊爲遺憾。敝會所希望者。非義之財。貴公司一介不應取諸人。房產主一介不應與諸人。今貴公司明知水費上再收水費爲不應有之行。然爲保持其繼取不當利得之故。以習慣與前洋人住宅百分之四。與華人住宅百分之五。及否則價率增高等三點爲遁詞。更屬不合。敝會以爲不良之習慣。應卽糾正。房東收取房租并代收水費。其將水費併入而成毛房租者。原爲便利收取之。故倘使該項水費由貴公司直接收取。房東自將該項水費除外。乃貴公司利用此種簡便手續。遂生出水費上再收水費之不良習慣。敝會憶及七年以前。貴公司迭變章程。溯及旣往。使房東補繳水費。有三年之多。此亦已成之習慣也。何利于貴公司之習慣。竭盡遵守之能事。而不利于貴公司之習慣甚。

至破壞法律不溯及既往之原則。而不惜再引證以前華人住宅百分之五。洋人住宅百分之四之往事。水費上再收水費之問題。實無關係。然實足以證明貴公司以前對於華洋住宅待遇不公平之恥辱。又謂如照實在房租計算。價率勢將增高。敝會以事實上應須增高。祇要合法合理。自當承受。然萬不願名低實高。不願見人一種金錢于法于理均無交付義務。而被一人用強暴脅迫手段。攫取而去。不依法主張返還。或仍繼續繳付者。貴公司謂現行價率將于本年終止。明年再行考慮。然敝會決不願貴公司于此數月之內繼續用強暴手段。意圖或實施。攫取不當利得也。相應再盡忠告。至希查照。共同守法為荷。

本會致駐滬英總領事函 民國二十年三月一日

逕啓者。案據會員信平公司函稱。查自來水費向多包于房租毛數之內。如每百元房租內包六厘水費。即淨房租為九十四元三角四分。水費為五元六角六分。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收取水費。不照工部局核准之淨房租計算。而照毛房租計算。此種公司之不當利得。與我房東之無謂損失。總計年有二三十萬元之鉅。自應及早糾正。敝公司與水公司之合同雖規定水費。並不抄單報告。但該項一定水費。前係照毛房租計算。且係水公司請求而來。并允許除去空房之租金數。目前次為挽回此種之無謂損失。即水費上再交水費之損失。曾與水公司交涉。該公司遂發斷水之通告。敝公司為居民之生命安全起見。

遂在脅迫之下。抗議交付此項于法于理不應交付之金錢于水公司。并保留該項金錢之所有權。繼將所有房租毛數水費除去計算。抄單交與水公司。該公司一味強詞奪理。終則仍以斷供租戶之用水爲恐嚇。意圖繼續達到用強暴脅迫手段取得他人財物之目的。該公司如此蠻橫。求遂法外之利益。不特敵公司權利爲其割奪。全體房東均將爲其魚肉。現敵公司對於該公司最後恐嚇函件。已無答復之必要。惟有將來往函件抄送貴會查照。速與英國領事交涉。制止該公司法理人情外之舉動。保護我全體房東合法之權利。以全中英通商友誼等情到會。查上次貴國商辦上海自來水公司爲附加水費問題。不顧人道。用強暴脅迫斷水手段。幾乎釀成類于民國十四年五卅巨案。幸經負責者多方調解。方得無事。茲該會員爲爭水費上不應再收水費之故。乃係保護合法權利之行爲。亦係極爲公道之辦法。果由水公司認爲不合。亦自有訴諸公判或法院之合法手續。乃不此之圖。動輒以斷水爲要挾。且移其怒于居戶。而不與爭執者爲對手。尤爲不合人道之舉。此種類似使用強暴脅迫手段。意圖繼續取得他人財物之行爲。殊有引起重大誤會。足妨中英商務歷來善感之可能。敵會殊爲顧慮。據函前情。相應函達。希煩查照。迅令該公司遵照合法手段。辦理該項事件。并毋得水費上再收水費。免起惡感。以全中英通商上歷來之友誼。實紀公誼。

駐滬英總領事覆本會函 民國二十年三月七日

准二月二十八日大函。爲上海自來水公司與信平公司因繳付水價發生糾紛。由據鄙人所調查。則合同上所稱「實付房租毫無減削」一節。不僅自來水公司。卽工部局亦作毛房租解釋。此解釋已奉行四十餘年。並非無理由。又經習慣與時代之默許。貴會會員之反對。似乏有力根據。鄙人未便輕行干涉。方命甚歎。相應函達。卽希台洽。

本會登報公告 補民國十九年九月六日

上海房產公會爲自來水加價問題公告。爲通告事。關於自來水加價。增重居民負擔。一案。本會提出理由六條及請求二條。函請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採納（原函見九月五日本埠各報）。去後。茲准該會來函內開。接准台函。以公共租界自來水加價二成五。自九月一日起實行。一案。影響百萬界內居民之生活。旣鉅且深。臚陳反對理由及意見。囑爲辦理等由。到會查。本案先於八月二十九日敵會執行委員會議時。據褚委員輔成提議反對。經討論結果。以關係重大。應提交代表大會決定。嗣准台函。卽經併案提交本月五日代表大會。僉以自來水加價。係屬增加居民負擔。認爲有重行鄭重考慮之必要。應。卽函工部局將加價案停止執行。一面函覆上海房產公會。所有訂立自來水合同。仍應根據百分之六水價。

計算。至詳細對付辦法。交由執行委員會推組專門委員會議審查辦理等語。議決在案。除函知工部局暨召集執行委員會外。相應錄案函復。卽希貴會查照通告全體會員。所有訂立用水合同。仍照舊價計算。是爲至盼等因。准此爲特登報通告。所有訂立水價合同。仍以百分之六計算。以保居民利益。諸希公鑒。上海房產公會啓。

本會登報公告 補民國十九年九月三十日

上海房產公會爲自來水價暫照舊率支付事通告。爲通告事案。准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函。開埠准上海自來水公司九月二十七日函。爲水價應照新價收取。不問查賬結果。由敝會當卽函覆該公司開「收取水費一層。敝會以爲在查賬未有結果而認爲應行加價之前。以法理論。貴公司祇得照百分之六。卽原價收費。如其以後認爲應行加價。則可補收」等因。相應函達。希煩查照。卽行通告。凡在該會查賬未有結果。而認爲應行加價之前。所有水費。一律暫照舊率支付爲荷等因。准此爲特通告。諸希公鑒。照辦爲荷。

函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辦 民國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

逕啓者。關於界內自來水問題。貴處遵照納稅人公意。聘請專家妥爲研究。敝會殊深感佩。現悉專家希

爾氏不日到滬著手研究。敝會屆時擬推一代表。以供諮詢與陳述意見。相應函請貴局贊同是項建議。以示合作。至希查照見復爲荷。

公共租界工部局覆本會函 民國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

逕復者。本年八月二十一日大函敬悉。查貴會擬選派代表供給希爾君種種材料。敝局並不反對。因此舉可以與希爾君調查上海自來水公司行政之助力也。

各團體關於自來水問題重要文件

自來水公司致西人業主聯合會函 民國十九年八月五日

逕啓者。上海工部局與本公司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七日所定之合同。載明白來水價率。及此價率之按期修正。須依一種根據而製定之。此種根據可使公司淨利有發給公司一定股息之充分準備。換言之。卽水費得按時規定。務使公司可應付水價及資本上預定之利息是也。合同又載明在任何一年中。公司淨利不敷支付一定股息時。則不敷之數。須預提次年之淨利發給之。在下屆價率時期以前。爲製定預算案起。工部局與本公司議定一種匯兌率。卽所謂價率匯兌是也。以此價率匯兌。預算資本上興工作上之費用。本屆價率時期。卽一九二九年七月一日起至一九三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其價率係根據二先令六辨士半之價率匯兌而製定者。今金磅匯兌。在每兩合一先令六辨士左右。成本因以加高。故本年費用顯然將遠超出預算之上。况從現狀觀之。在本屆價率時期之末。公司淨利難免不敷。勢須於次年補足之。再下屆價率時期。所製定之價率匯兌勢必較本屆之價率匯兌大爲低小。此種原因。將使價率不得不增也。本公司董事。因此情形。已請工部局考慮。立即核准。在現有水價上另加附費之可。



能性。蓋明年似有大加價率之必要。今另加附費。正欲減少明年價率之增加也。工部局於慎重考慮全盤問題。及研究預算之後。已決在現狀之下。另加附費。實不可能。故議定如本公司擔任將現有價率時期。延長至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底。（此層本公司可以依允。）則工部局可允從可能在儘早日期起。實行加費百分之二十五。視此為臨時辦法。但若匯價恢復至二先令時。則此問題將由工部局重行考慮。之。本公司董事擬九月份賬單中實行加價。（指九月底發出賬單而言。）但若貴會委員以為宜從十月份加收水價。則本公司準備考慮之。但本公司有須請貴會注意。加價愈遲。則本屆價率時期中所或有之不敷數。須下屆補足者亦愈鉅。加價啓事將於明日報紙披露之。貴會對於此事之意見。尚請從速示知。本公司董事已向工部局表示意見。以為從水價觀察點而言。亟宜在最短時期中。採用普及的表價率。此事行將加以考慮也。

某業主反對自來水加價意見書 民國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自來水一項為市政必需之一單獨營業。永遠專利。其定價以公道便民為原則。非他業可比也。乃閱該公司八月五日致業主聯合會函。內稱本公司董事擬於九月份實行加價云云。令人甚為不解。自來水收費。追隨房金相沿已久。目前以地價與建築關係。房金之昂。與二十年前比較。已超過十倍。至十五倍。

則水費隨高。其數亦足驚人。今該公司乃於三年左右復自行加價兩次。疊牀架屋。甚於苛稅。不解者一。自來水之費。以前房金每百兩收元五兩。自三年起該公司就百分加二十。即以前五兩加元一兩。則每百兩需元六兩矣。今再就百分加二十五。即一兩五錢。則每百兩需元七兩五錢矣。以今視昔。爲數何如。市民猜度該公司或因獲利豐厚。從而抬高股本。故謂水費加漲。根據於公司淨利不敷支付一定股息。果如是說。譬如股本每百兩。常年獲利元八十兩。若抬高作千兩。則每百兩祇可派利八兩。更抬高作萬兩。則每百兩祇可派利八錢。股本愈抬。利率愈不敷。慾壑難填。伊於胡底。不解者二。目前金價暴漲。金磅兌換規銀在一先令六七辨士。不過數月之間。而該公司邀請業主增加水費。然則十餘年前金磅兌換規銀在八九先令。歷時良久。何以並未議及減價。不解者三。工部局爲行政機關。各項捐費。按季自向市民收取。自來水爲房產副業。該公司水費反由業主負責。無絲毫落空。而業主對於房客。倘有逃租。復須代償水費。損失不貲。冠履倒置。利害懸殊。不解者四。各處房屋之自來水管。均由業主裝就。該公司不過爲之接入總水管。而仍由業主擔任接水費。自四分管計元六十兩起。類推至四寸管計元一百七十五兩止。該公司坐享其成。臨時又增意外收入。不解者五。文件一式兩紙。謂之合同。今該公司所謂合同者。僅以一紙英文。令業主片面簽字。不審勤寫。方今帝國主義。全世界已無存在。而該公司竟猶用專制手

段不解者六。普通市民不諳英文者多。今該公司各項文件有英文而無華文。連篇累牘。何從明瞭。不解者七。電燈電話自來火等費。各公司均派員自行收取。其有倒欠者。由公司認虧。而自來水公司辦法獨否。不解者八。總之自來水營業與市民息息相關。創始之情形若何。現今之概況若何。均應公開俾無疑竇。惟該公司大宗原料爲黃浦江水。今古如一。而其機器人工等項。非不增漲。總屬少數。今於水費疊加不已。徒苦全體市民。是宜一致奮鬥。必達收回自辦而後止也。如該公司於九月底自動加價。所開來之水賬。各業主各房客暫行止付。否則存貯指定銀行。以待解決。

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致公共租界工部局函 民國十九年九月十六日

逕啓者。查公共租界自來水加價一案。前經本會代表大會於九月五日開會討論。議決本案關係增加居民負擔。有重行鄭重之考慮必要。除交執行委員會推組專門委員會縝密研究外。應先函工部局將加價原案停止執行等情。當經本會於九月六日錄案專函通知貴局。查照辦理在案。業經本案專門委員會研究結果。認爲公共租界自來水之加價。於法理。於事實。均應制止其實行。爲特函請貴局遵照居民公意。將原案立予撤消。茲縷述應行撤消之理由如下。(甲)以法理論。查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七日。公共租界工部局與上海自來水公司所訂立之合同。其有效期間爲二十年。則在合同有效時間。工部

局與上海自來水公司違反合同而提出之任何要求。在法理上直無加以考慮之必要。遑論核准。且依照該合同第十三條之規定。水價期限須為五年。而一九二九年工部局布告改定為二年。斯項輕視合同之神聖。工部局不能不負其責任。即云經雙方同意可以修改。但此為公用事業。一舉一動。在在與第三者之居民有關。究非純粹規定兩造權利義務之合同可比。再退一步。即照水價期限已改定為二年而言。則須至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始方得變更水價。更須於期前五個月提議。乃今限期未到。手續又缺乏。工部局豈能即准該公司之請求。而貿然予以考慮。貿然予以核准。此就法理論。工部局此次核准該公司之加價。根本上當然無效者也。(乙)以事實論。(一)自來水公司提議加價之理由。為英滬匯價之暴縮。物價之騰貴。本年淨利。因之不敷攤付。常年股息。然匯價暴縮。為一時之現像。即如自來水公司提議加價時之英匯行情。就其八月六日報上公告之數。為一先令六辨士。而現在之英匯行情。已變為一先令七辨士二五。兩相比較。則匯價已漸長。自來水公司自不能根據一時之現像。為未來之臆測。此以匯價論。加價案不應成立之理由。(二)該公司謂物價騰貴。水費自應隨而高漲。然自來水價之繳付。為依附房租計算。而非獨立計算。換言之。即照房租之百分之六。上海房租。因人口繁盛。供不應求。年有增高。水價既隨房租計收。則當然無一年不在繼續增高之中。例如二十五年前之房租。在同一

地點。則僅五十元。而今須三百兩。比前增加八倍。卽水價亦隨增八倍。此以房租高漲論。加價案不應成立之理由二。（三）該公司謂股息不足最高限定之九厘。將不能吸引新資本。以致業務不能進步云云。然本會以爲此層理由甚不充分。如電氣處之出售。計有銀八千一百萬兩。而近來上海電力公司發行二百萬兩之六厘優先股。頃刻立集。又華洋德律風公司標售時競購者有三家之多。亦足證明資本之易集。且電力與電話事業既有倒賬爛賬之虞。又非各個人必須使用之物。至自來水則一方面爲居戶所不得不使用。一方面爲由房東彙付水價。無逐戶收取之勞。是公用事業中最穩妥最可靠之事業。焉有如此穩妥可靠之事業而不足以吸引資本。此以集資論。加價案不應成立之理由三。（四）該公司謂因股息不足支付。不得不加價。未識該公司所謂不足者。係指支付至如何程度而言。如講不足支付九厘。則該合同上須規定爲股息九厘。不得超過或短少。但該合同僅規定股息爲最高九厘。可知股息在九厘以下均可照付。在公司旣無必須付給九厘之根據。在工部局更無令居民必須負担付給該公司股東以最高利率之理由。况即使該公司股息須付九厘。按照合同亦可以未來之盈餘付足。如謂匯價必不能高。無此希望。則一九二〇年之倫敦大條銀價長至六十一辨士半。英滙匯價長至八九先令。恐在期前亦無人得以預料。該公司於斯時大得鎊餘之利。何以未提議減價。在英匯高漲時旣未減

價。乃於英匯短縮時要求加價。衡之事理。實得爲平。此以股息論。加價案不應成立之理由四。(五)該公司在近日大陸報發表談話。謂因人口增多。用水加多。以爲不得不加價之理由。然同時該公司未計及房屋幢數。比二十五年前增加多少。房租總數。比二十五年前增加多少。及二十五年前每千加倫水實在合價多少。與現在之合價多少。設將人口之增加率。房租總數之增高率。及包價水每千加倫之實價率。造成統計。詳爲考察。則該公司之談話。斷難使人憑信。或者此項統計。該公司明知之。而故意不爲公開發表乎。此以人口增加論。加價案不應成立之理由五。(六)該公司謂以人工物價昂貴。遂致開支浩大。所有盈餘不足以分配股息。然而水價既隨房租之增高而爲增加。焉有不敷支配之理。又因營業數量之增高。以工業經濟原理言。其利益必更增高。且據調查所得。公共租界裝表之水價爲每千加倫合五角。而南市閘北水價每千加倫僅爲四角五分。同一企業。人工與物料相同。取價與營業已此善於彼。謂無盈餘。誰能信之。况裝接一水管之水管與裝費。均係房東負擔。該公司於水管上既可不担负分文之費用。又可得一販賣之利益。又水價應照房租收取百分之六。而實際上所得之數則超越百分之六。如房租百兩內含水費六兩。實際上房租祇有九十四兩。與九十四兩中收取水費六兩。其所得已爲百分之六三九弱。此項額外收入。每百兩既有〇三六之數。合計亦甚可觀。此以人工物價論。加價案

不應成立之理由。六。正在核辦間。迭准上海市商會上海房產公會等團體函問前。因更足證明反對自來水加價已爲全體居民之公意。相應函達。希煩貴局查照。將核准上海自來水公司加價百分之二十一案立予撤廢。並爲求居民明瞭該公司之內容起見。應請貴局組織專門委員會詳查該公司歷年賬目。製成報告公佈。以免該公司利用獨占之公用事業。希圖不當利得。並希貴局將本案撤銷情形明白宣布。見復爲荷。此致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

公共租界工部局致納稅華人會函 民國十九年九月十五日

逕啓者。奉九月六日大函。轉下貴會代表大會議決案。請將自來水加價一事。延緩執行。由貴會此信使本局得借此機會解釋核准加價之理由。實爲至好。本局深信經此解釋。貴會當以本局措置爲至當。即社會方面種種誤會。亦當緣以消釋。查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七日所訂合同。曾在同年四月六日公報發表。其第十條規定。自來水之定價須以淨利所入。敷發各等股票常年法定股息爲準。如本年淨利不敷攤付法定股息。其差額預由來年淨利中補付。而來年股息因補給本年所差成數。其定率緣之而增。其十三條規定。自來水價率。應在一九二九年七月一日改訂。後此每五年改訂一次。如雙方同意。則隨時可以縮短價率有效時間。根據此條之規定。本屆自來水價目。商定自一九二九年七月一日起至一九

三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有效之期兩年。協定匯價爲二先令五辨士半。關於商定價目之文件。曾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公報發表。此次匯價暴落。自來水公司之開支預計較往年爲多。而本年於四個月之進款與開支清算之後。本年淨利較去年所差甚遠。爲須履行上述合同第十條所規定之義務。該公司始向本局建議。增徵附費。爲解決困難之一法。本局不能坐視。擔負供給社會必需品之公司。其安全有所破壞。如乏補救之策。則該公司勢難照付法定股息。此股息之定率。曾經預計。以能吸引新股本。以擴充公司工程。應社會着着增加之需要。爲標準。如貴會以爲上述理由。本局容有過視股東利益之處。則當本局核准之時。本局曾經顧到本年所虧之股息。與「平均股息」項下儲金之虧耗。皆須於次屆價率時期內補償。如目前不及謀補救之策。則日後用戶所負担之水價。行將激增。本局一面盡力籌劃補救之策。一面兼顧公司經濟之協定。因與公司成立協定。目前價率時期。展至明年年底。水價增附費百分之二十五。如匯價漲至二先令。則全案將重行考慮。至百分之二五增費。則曾經估定足以攤付本年股息者也。相應函覆。卽希查照爲荷。

上海市商會宣言 民國十九年九月十六日

公共租界自來水公司。藉口匯率暴縮。要求增加水價百分之二十五。由工部局董事會通過一案。本市

各界人士。以及各機關各團體。均認此舉爲違反公益。不顧及市民利益。紛紛提出抗議。指陳理由。已極詳盡。本會於此。尚有意見兩點。敬請各界注意者。(一)水價定率時期。該公司與工部局所訂合同。既定爲五年。則以契約神聖之原則而言。此合同規定時期。未及滿期。以內。該公司固不能違例。請求增價。工部局亦不能違例。核准加價。該公司以匯價暴縮。常年股息不敷攤派爲詞。此項原因。是否即可爲期限。未滿突許增加之理由。原合同上。究竟有無此種例外規定。吾人應要求。工部局將該項合同。公開審查。否。則工部局對於合同。規定期限未滿以前。率許增價。應負蔑視市民全體利益之責任。(二)此種直接增加市民負擔費用之事體。應否有市民自己表決。抑可委託市董事會代爲表決。吾人經過此一種教訓。當有感覺。於租界現行市制。實有根本修正之必要。其最低限度。當力爭納稅華人。有與寓滬外人。一體參加納稅。入年會。庶關於市民自身利害問題。得以市民整個的意見。起而爲有力之表決語云。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願我全體市民。以銳敏的眼光。緻密的步驟。直前做去。

工部局對上海自來水公司增加水價案宣言譯文 民國十九年十月八日

本局近經核准上海自來水公司增收水價百分之二十五。外界對此多所訾議。自宜刊布宣言。將本局與該公司之關係。以及反對加價者所提各點。加以解釋。

上海自來水公司現照一九二八年與本局所訂合同營業。因有此項合同。而使在供給租界內及界外馬路之自來水方面。本局與該公司關係綦切。該公司之董事會有本局代表二人。公司一切賬目得由本局隨時指派會計師查閱。股本應得紅利若干。亦經合同規定。非先徵求本局意見。公司不得發行股票或債票。用水價目由本局與公司按期商定。

按照合同所載。用水價目得每五年。或在雙方同意之較短時間內。重行釐訂一次。價目應如何釐訂。以足敷供給水料之成本及支付額定之紅利為標準。所以論者以為此次水價之增收。意在可使公司多分紅利。並無根據。

任何時期釐訂水價。均根據預算。合同規定。本局與該公司應協定採用一種兌價。以為預算收支之標準。訂立現行水價時所用兌價。為規銀一兩合英金二先令五便士半。其後兌價跌至一先令六便士。或尚不及此數。公司之支出乃顯然將超過預算甚鉅。按照合同所載。公司淨利不足時。得將下期水價增收。以資償補。該公司現即根據此項規定。向本局陳請。本局經將該公司之修正預算詳加審核。決定准

其增收水價百分之二十五。并將增收期間展至一九三一年底。但同時附一條件。即規銀兌價如漲至二先令。則此項所增水價須重加核奪。設使此時本局不准加價。惟有待來年重訂水價之時。再予增加以抵補該公司預計虧短之數。不過屆時所加。將遠比現時所加爲多耳。

或謂曩昔銀價高時。用戶曾未直接受惠。此可證諸事實而明瞭其故者。蓋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間。公司依照與本局所訂合同營業。水價固定不變。利息並無限制。然此項合同於公司並無裨益。緣其時材料價格日漲。尤以歐戰之後爲甚。就當時之公司狀況而言。設非變更條件。另訂合同。勢必不能添招股本。擴充營業。以應付用水之激增需求。一九二八年之合同則異。是按照該合同之規定。兌價倘能提高。用戶實獲其益。所以本局於核准加價之時。曾經聲明。規銀兌價如漲至二先令。此次所增水價須重加核奪。

或又謂近年房租增加。家常用水價目。向照房租之百分率計算。公司收入因此亦增。不知公司所造預算。業將是項增加收入充分計算在內。採用陽歷以來。公司已無閏月收入。據公司聲稱。該公司因房租提高而增加之水價收入。不足與因每人用水激增而添加之費用相抵。

上海自來水公司之對於家常用水價目。係照房租之百分率計算。不問用水若干。其他自來水公司之

水價。以水表計算。此爲比較上海公共租界之水價與上海其他自來水公司之水價所應注意者。公共租界亦宜採用水表制度一層。現正在本局與公司注意中。使用水表有多數困難問題。本局與公司之會同考量結果如何。當於相當之時宣布也。

楊汝梅博士對自來水加價問題之意見 民國十九年十月二十日

暨南大學商學院楊汝梅博士近對於自來水加價問題。發表意見如下。本埠公共租界自來水加價問題。醞釀已久。引起各界人士之注意。公司以銀價低落。非將水價提高。無以發給規定股息爲理由。市民以公用事業責在服務社會。不應專事營利以爲對抗。吾人對此問題。欲爲適當之解決。關於公用事業之性質。與公司過去營業之情形。須爲切實之研究。蓋公用事業。固應以服務社會爲前提。但以私人之資本。而經營之者。投資人之利益。亦未能置之于弗顧。反而言之。自來水雖爲公用事業。仍不失爲營業之一種。其收入之多寡。須一方面視其營業方法之優劣。與普通一般經濟情形之變化爲定。市民不能完全擔負其責任。故公司與市民兩方。彼此所處之地位。各有相當之界限。茲簡單以討論之。

吾人日常生活上。所需之一切用品。其價格之漲落。固屬無定。惟尋常只能就生活需求之緩急。而爲物品種類。與消費數量之節省。未聞對於物價之增高。有反抗之象徵。此一則因普通用品。強半由多數之

商店所經售。消費者可自由選擇而購買之處所不必限于一定之商店。再則因吾人日常用品故有彼此代替之可能性。非若自來水在通都大邑中為一般市民之刻刻所必需。在相當之範圍內其價格之漲落對于消費之數量不生若何之影響。換言之自來水之需要幾為固定需要尋常無伸縮之餘地。故其價提高以後消費者無拒絕使用之能力。况目前自來水價俱按房租金額以計算。並非以使用之數量為標準耶。自來水不但為市民之所必需。其製造方法之優劣。在在有關于民衆之衛生。其分配尤須公衆予以公共土地之使用權。因其事業成敗與市民利益關係之密切。且知同業之競爭未足以久長保護消費者之利益。故近世市廳政策多予自來水公司以獨家經營之特權。於是在同一城市或區域之內尋常僅有公司一家。人民可以取得自來水之享用。因以有經濟學中所謂壟斷事業之性質。但公衆所將此種特權給予私人團體者無非一方面為便利行使監督事業之職權。一方面以免去同業競爭而求事業之穩固。庶幾市民可以得最低廉之貨價享用。適合衛生之自來水而公司得免于競爭之弊害。用極經濟之生產方法。以圖對其股東之投資。獲有相當之收入。如此是自來水公司雖營業上享有優異之待遇。在經濟上具有壟斷之勢力。而因其性質與普通事業性質之不同。官廳對其經濟勢力不能不有一定限制。其在事業之經營上亦有特殊應盡之責任。對其經濟勢力主要限制即為水價。

不得任意提高。其對市民應盡之責任。一爲水之供給。除因實不得已情形。不可斷絕。或對於用戶有所歧視。二爲水之質料。必須維持達于適當清潔之程度。三爲經營事業。必須用極經濟之方法。使無糜費之弊病。自來水由私人團體經營者。自必予以投資上極當之報酬。實則公衆予公司以獨家經營之特權。其目的亦未非以求事業之穩固。但所謂相當之報酬者。必根據于公司實際之投資。自不待言。且須視公司之營業上。是否有不經濟。或非屬自來水主要範圍以內之開支爲定。蓋公用事業。非由市民擔保。無論其營業方法之如何。必須予以投資之報酬。其所担保者。僅爲得有相當報酬機會而已。實際言之。公司營業之成敗。其影響所及。非僅公司股東。市民全體亦直接感受其利弊。于其業務之進行。及產品之供給方面。切切相關。水價之高低。猶其次焉者也。故近世各國。對於公用事業之立法中。關於公用事業營業方針之擬定。與財產之運用。多主張加以積極監督之規定。倘公司以合理之營業方針。及經濟管理方法。全注力于自來水之供給。爲公司股東計。爲市民計。公司每年所得水價。除一切必須開支外。應給股東投資者。以相當之收入。否則股東將爲無量犧牲。而且公司不能維持其信用。資本將無從吸收。終有不能自立之一日。市民最後必蒙其弊害。反而言之。公司如將其一部份之資本。置諸于投機之事業。或非與自來水製造有密切關係之事業。其所遭損失。自不能令自來水之使用者。分担其責任。

卽因管理方法不當。或營業開支浪費。所生之虧折。或致影響。于一年度總盈餘之數目。市民亦無擔負彌補此項虧折或盈餘不足之義務。公司水價之製定。既以予公司資本以相當之收入爲標準。除調查公司之營業方針是否正當。與公司營業方法是否經濟者外。卽須考察公司實有資本之數目。至應以每年若干厘爲相當收入。此問題即可。以公司在投股時與股東所約定。經工部局批准利率爲依據。一因事實上股利高低不一。究以何者爲公允。不妨以工部局核准者爲度。惟公司實有資本可以作爲計算水價之標準者。以公理論。當應以公司資本實際使用于製造與供給自來水途之用者爲限。其經營非與自來水有密切關係之事業者。非特其盈餘虧折應與自來水盈餘虧折相分離。其資本亦絕對不可計入公司資本範圍之內。以計算其水價。且資本應指股東實際于購買股票時投入于公司之資金而言。其依據于不動產之重新估價。或歷年積存盈餘所發之股票。非股東實際之投資。亦不應計入資本之內。自表面上觀之。過去之盈餘。未發給股東者。不啻爲股東之所有。其留存于公司。供營業之使用。有類乎股東之新投資。實際在公用事業內。較在普通事業內。此點應有根本不同之觀察。蓋公用事業之收入。爲應受限制之收入。惟在相當範圍以內。屬於公司股東所應有。其超過于相當之限度者。仍不失爲使用自來水者之剩餘金。除于營業收入低減之年。可用以發給股利者外。公司應負妥爲保存之。

責。不可隨意支配。並不應將此剩餘金用任何方法變更其名稱。使作為資本之部分。以爲計算水給之根據。歷年盈餘超過于規定盈餘者。其餘額雖不應充作股東實際投入資本之一部。而其留于公司內爲產業之擴張。或準備無盈餘之年。以維持股利之發給。則無不可。前者僅以消費者之剩餘金供改良自來水事業之用途。實甚公允之道。無容贅述。其以一年盈餘派給翌年之股利者。按事實推究之。亦可厚非。因水價製定多依據普通營業之情形。即使公司營業方針與管理方法。每年與重要之變化。其因一般經濟狀況之變遷。而致盈餘之或多或少者。絕不能免。故一年剩餘未足爲永遠水價過高之表示。次年之不足。亦未能引爲業務不經濟之明證。仍可以過去盈餘遇某年度盈餘減低。不足分派規定之股利者。亦不能驟然認作增加水價之理由。應僅先以過去之盈餘分派股東之利息也。考公司關於此次增加水價之理由。其主要者。因爲銀價之低落。致以銀幣計算之收入。即使營業開支無劇烈之增加。其盈餘于折算金幣後。已足以分派金股票之股利。且營業開支實際又難免增加。吾人對此問題之解決。除關於上述各點。應爲詳細之考慮外。而因匯價變化所損失。更須爲一度之討論。最近金銀匯價之變化。其影響所及。至爲普遍。非僅自來水事一種。即專就中國國內之工商事業而論。因金銀比價之變化。而倒閉者。不可勝數。尤以輸入商家。或利用國外原料品之製造業爲多。

均因其爲所收入者爲銀。付出者爲金也。卽個人習于使用外貨者。亦何嘗不感覺于此中困難。但皆未能驟然增加其收入。以資彌補。處此物價更迭之過度時期。對於購買力之損失。只能暫爲耐受。以期于短期間內。物價與收入漸恢復其舊有關係。由是以觀金銀變化影響。爲整個經濟社會之病態。卽公司之股東。與自來水之使用者。亦何能脫離影響之範圍。故倘使股東仍就享受金幣之收入。使大多數以銀爲收入之市民。以金幣繳納其水價。是利用公用事業壟斷之勢力。對於金銀匯價變化之損失。強市民完全負擔之。似乎有欠公允。故匯價之漲落。永續不斷。既爲現在經濟社會之所未能盡免。是市民與公司兩方。應共同負擔之損失。換言之。徒因匯價之高。而增水價者。應分期逐漸以增加之。庶幾市民與公司股東兩方之利益。不致有偏之弊矣。總之自來水事業。有特殊之性質。其經濟之勢力優厚。而對於市民所負之責任亦巨。收入之多寡。應以實有資本之用于自來水事業者爲標準。其經營方法。以免除一切不經濟之費用爲當然。如營業收入不足。分派相當之股利。且無舊日積存盈餘以利用。以發給股利者。除非賬目不實。其所載之盈餘無足爲憑外。自來水價當然予以相當之增加。但因匯價變化所生盈餘之虧折。應爲公司與市民雙方之損失。水價可以逐漸增加。未可將水價驟然提高。致使市民担负全部損失之責耳。

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致公共租界工部局函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日

逕啓者。准貴局董事會交由總裁費信惇君於本年九月二十五日覆本會九月十六日函。於本會原函內容略有誤會。茲且不論。復准本年十一月十四日貴局副總辦瓊斯君復本會十一月十日所發關於水公司斷水一層之函。謂根據合同。若用戶拒付貴局核准之水約。水公司有斷水之權等語。其心目中祇顧水公司之利益。而置貴局所代表之納稅人之利益於度外。其影響之嚴重。何堪設想。按水公司增收水費。納稅人對此意見如何。證以中外業主公會與上海房產公會之態度。可以想見。本會爲納稅華人之代表機關。自應行使納稅人之權利。故於本年九月十六日致函貴局。並由華董提議。對於該案重行考慮。原期貴局顧念輿情。撤銷前議。詎貴局仍議決維持原案。殊爲遺憾。查貴局與上海自來水公司所訂現行合同。未免偏重公司股東之利益。實有卽行修改之必要。其詳細理由如下。(一)水公司所發甲種股份之股息與紅利。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七年之十年間平均年爲一〇・六七厘。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之五年間。平均每年爲九・二二厘。今貴局在合同中允許水公司在界內售水。每年可分甲種股息九厘。而水公司在界外售水與輪船等等所得之淨利。又可發給股東作爲紅利。此項紅利。在一九二八年爲一・五六厘。在一九二九年爲一・二九厘。故甲種股份實得股息與紅利。至

一九二八年爲一〇・五六厘。在一九二九年爲一〇・二九厘。較未訂合同前十年之平均率相差甚微。較未訂合同前五年之平均率則反見增加。且以前水公司每年發給股息原無定額。自現行合同中規定九厘之高額股息以來。水公司之甲種股份。反增一重保障。今年上半年該項股票至倫敦之售價。爲二十五鎊左右。竟超出其票面額百分之二十五。此爲一般投資者認爲股息優厚之明證。(二)往昔界內水價定有限制。而水公司之股息。並無定額。其時水公司發給紅股於公衆利益。猶無大害。蓋紅股多發。則本公司股票之平均每股股息亦即減低。用戶之負擔可不因之增加也。今貴局對於水公司之甲種股票。不論其爲原股。抑爲紅股。概與以保息九厘。則不啻准水公司之利上加利。其增加用戶負担。顯而易見。查水公司於一九二一年曾發紅股六萬〇九百六十鎊。迨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與貴局訂立草合同以後。復於當年十二月發紅股十三萬四千一百二十鎊。貴局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七日。與水公司所訂現行合同。對於此項紅股。均允保息九厘。與其餘甲種原股同等待遇。而水公司在一九二七年不能發足原股與紅股之九厘股息。貴局且允其於一九二八年之淨利中提出一部發給。以補足之。核計水公司之甲種股份。實佔其現有股本總額百分之七。而上述每次所發紅股。實佔甲種股份總額百分之二十四。所有紅股之額定九厘股息。每年需一萬七千五百五十七鎊四先令。以一先

令六辨士合一兩規元計算。則需銀二十三萬四千〇九十六兩。去年甲種股份所得股息與紅利。共爲一〇・二九厘。若將此占百分之二十四之紅股除外計算。則原有甲種股份所得股息。竟達一分三厘半之鉅。其利益優厚可知。(三)貴局與水公司在一九二六年簽訂草合同之前。自來水用具一科尙爲水公司之一部。其財產即水公司之財產。其盈利亦即水公司之盈利。今貴局允其獨立爲一公司。將新公司之股票分給當時水公司之甲種股東。名爲避免水公司或有壟斷界內用具營業之弊。實則今之上海自來水用具有限公司。仍與水公司有連帶關係。惟其每年盈利。不復計入水公司之盈利中而已。是則用具公司之股息。又爲水公司原有甲種股東之一種額外收入。觀上所入。足見現行合同。對於公司原有甲種股票優待之處。不止一點。該公司成立迄今。垂五十年。其營業絕無危險。自不待言。以經營日用必需事業而享有專利權之公司。貴局竟與訂立此優待條件。殊屬失當。查現行合同第二十七條。本有可以修改之規定。今發覺此項合同偏重水公司股票之利益。而於中外居民之福利。未與以充分之保障。請貴局根據合同第二十七條。從速與水公司磋商修訂。以圖補救。將水公司之甲種股份之額定股息減低。並將該公司所發紅股之額定股息取銷。以輕界內全體居民之負擔。今據本會所推代表往水公司查賬後之報告。水公司自一九二七年以來各項開鉅。如管理處之薪金等。頗有增加過通。

者。該公司因近年開支激增。所存公積金為數有限。適逢金價上漲。致有不敷分配額定股息之影響。此次公司要求加價。專從開源着想。以圖補救。而於節流方面絕未計及。應請貴局根據合同中之第二十三條。此後隨時調查水公司之賬目。並督促該公司節省開支。以資調劑。再合同中第十條所規定之水公司各項股息。原為累積股息。並非每年必須發還。本公司股息即有不敷。儘可於下年補發。查貴局與本公司。前經訂明於一九三一年六月底以前。原有水價。不加更動。而合同中第十三條第二節復有水公司如欲更改水價。至少須於五個月前。商得貴局同意後。方能實行規定。此次自來水之自九月一日起。加價事前由水公司。匆匆提議。而貴局亦即匆匆應允。對於合同第十三條之規定。原屬不符。故自來水之加價。在水公司為合同以外之分外利益。在貴局為合同以外之特別通融。而在用戶則為合同以外之意外負擔。其反對加價。事屬當然。貴局對於用戶利益。有保護之職責。應請根據納稅人之意見。迅與水公司磋商。修改合同。節省開支。取消加價。照舊收費。以期無負納稅人之付托。否則因目前加價問題。或釀成重大糾紛。貴局不能辭其責也。

外交討論委員會呈外交部文 民國二十年二月十三日

呈為建議關於上海公共租界自來水問題善後意見事。竊屬會於本年一月九日第三十三次常會。關

於事務處長陳世光提議。上海公共租界自來水加價問題善後案。議決推林康侯。褚慧僧。二委員會同董修甲。夏晉麟。何德奎。陶樂勤。張星聯。五專門委員。詳細研究去後。茲據報告稱。奉推之後。當即審閱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及上海房產公會等團體。關於該案之一切卷宗。及審查自來水公司帳目報告。以及工部局與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於民國十七年三月十七日所訂之合同。迭經共同詳細研究。僉謂自來水爲界內居民人人一日不可缺少之物。其公用性質之重要。遠非電燈電話電車等其他公用事業。或有替代或可不用者可比。且自界內河浜填塞之後。居民更非使用自來水何以維持生命。此外又與衛生消防。更有密切之關係。所以此種公用事業之自來水。核以原則與通例。自非公營。絕難得美滿之效果。茲公共租界之自來水。旣由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獨占經營。而由工部局核准訂立二十年期間之合同。祇得從已成之事實立論。而圖善後之補救。查此次水公司加價。其惟一之理由。爲該公司之股本係英金計算。因金貴銀賤之故。滬金匯率。自合同上規定二先令六辨士。合上海規銀一兩。縮爲一先令六辨士。由是所有公司之銀兩收入。不足以分配保息九釐之甲種股份。七釐之乙種股份。及八釐之丙種股份之股息。工部局與水公司商議之結果。卽核准自去年九月一日起。至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不論水價依照房租計算。或依照水價計算。統照原價加百份之二十五。卽依照房租計算者。由百

分之六加至百分之七五。依照水表計算者。最高之價每千加侖。由銀元五角加至六角二分半。至納稅華人會等。反對加價之理由。（一）爲前在銀貴金賤之時。公司未行減價。則於金貴銀賤之時。公司何得加價。（二）爲照合同上之規定。水價須每五年得修改一次。即照工部局與水公司商定縮爲二年。亦須在本年六月三十日到期。且如欲變更水價。水公司須於此期前五個月。向工部局要求。此次變更水價。水公司未照此規定辦理。而工部局遽與核准加價。認爲工部局不顧居民利益。正在爭議間。水公司以工部局核准加價爲保障。公然斷絕供水。要挾加價。幸經華董力爭。一方面爲加價。一方面由工部局聘請專家一人。加入該局公用委員會。詳細調查水公司之一切情形。研究能否減低水價。期以本年九月三十日以前竣事。因得未釀重大事故。然加價問題。雖暫告段落。而未來之補救。自不能不早爲計及緣水公司之股本。假定以銀爲單位。則其收入年有增多之趨勢。加價事實不致發生。且水公司股本之保息。依界內之情形。與事業之鞏固觀之。亦不宜有如是之鉅。而水公司又於民國十年與十五年兩次將公積金十九萬五千零八十金鎊。發給紅股。是無異於使水公司之資產變爲債務。水公司且於民國十五年將自來水用具部之財產。計值銀二十萬零一千一百八十兩。無條件送與股東獨立營業。所以公司之加價理由。雖係金貴銀賤爲其主因。而實際上如保息過高與分發紅股等。均有關係。善後之

圖。雖有呈請當局交涉。令飭工部局將與水公司所訂之前述合同。迅行修改。其修改要點。(一)水公司之資本改爲銀單位。其計算率以民國九年與十九年之滬英匯率之平均數爲標準。(二)原股股息。限定週年六釐。不得分紅。(三)紅股於公司除去原股股息等一切開支後。有贏餘時。得分給股息。但每年至多亦不得超過六釐。且如本年無以發給或發給不足。任何下年。不得補給或補足。(四)界外與船舶供水上所得之利益。不得另行提出。應併入總收入中。(五)嗣後水價。不論依照房租或水表計算每千加侖。平均不得超過銀元三角。(六)自來水用具公司之財產。應由水公司無條件收回。(七)水公司須多設公用水龍頭。以便貧民取汲。(八)修訂之合同。其時效至多不得超過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現行合同時效。至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滿期。期滿後。不得展期。滿期時。由工部局或其繼承者。照水公司股票面價收回。否則亦須重訂合同。事關公用。理合據理力爭等情。前來。經於二月十二日第三十四次常會議決通過。相應備文呈請鑒核。仰乞賜予交涉。實爲公便。謹呈外交部。附呈合同抄件一份。水公司賬目審查報告一份。

審查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賬目報告書 民國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第一節 審賬之緣起

上海公共租界自來水公司自本年九月份起。將界內用戶之水費一律增加四分之一。市民羣起反對。同人等受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及上海房產公會之委托。審查自來水公司賬目。自九月底始逐日往該公司調閱。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九年各賬目表冊。嗣以本年上半年決算書。該公司未能即日交出。致稽延二十餘日。茲已審查完畢。合函將經過情形暨所得結果報告於後。(該公司最近十五年股東會報告書一併附上)

第二節 自來水公司認爲應行加價之理由

該公司加價理由。爲金價上漲。每年股息向以英幣計算。所有支付股息之銀數亦隨之激增。而各項開支中之一部份。亦因金價之上漲。增加甚鉅。以致原有盈餘數額不敷分配。因此不得不加價。查該公司股本。共計一百十六萬三千二百二十五英鎊。其額定每年股息爲十萬〇〇二十鎊三先令。現以每兩規元值一先令六辨士計算。共需銀一百三十三萬三千六百〇二兩。而本年預算收入爲二百六十萬

兩。除去一切開支淨利。爲六十八萬九千〇二十九兩。再加歷年積存盈餘三十七萬九千八百八十四兩。以其總數分發本年額定之股息。尙短少二十六萬四千六百八十九兩。若以此短少之數。延至明年補發。再加明年額定股息銀一百三十三萬三千六百〇二兩。(仍以每兩規元銀合一先令六辨士計算)。則共需銀一百五十九萬八千二百九十一兩。而明年預算收入爲二百七十八萬兩。除去一切開支。僅餘淨利五十四萬二千兩。以之發給股息。則短少一百〇五萬六千二百九十一兩之鉅。欲彌補此短少之數。須將自本年十月起。至明年年底止之水價。增加百分之三〇·八。此係該公司根據每兩規元合一先令六辨士之匯價所編之預算。股息不敷分配。專從開源方面設法救濟者也。(案工部局允許自來水公司之加價。爲自本年九月至明年底水價增加四分之一。若匯價漲至每兩規元合二先令。則加價事重行考量。

第三節 檢賬之結果

- (一)以前該公司股東所得之利過爲優厚。
- (二)現在該公司股息率曾經工部局訂定。即其股息已由工部局保證。不得短少。事實上股東所得之利益。不較以前減少。而反有保障。

(三) 該公司支出費用有增加過鉅者。

上述第一項有下列各款之事實證明。

甲逐年股息平均在一分以上 該公司最近十五年分派之甲種股息。列表如下。

年 份	股 息	紅 利	額外給水 利益	合 計
一九一五	一一〇〇	〇五〇〇	一一·五〇	二二·五〇
一九一六	一一〇〇	一·一五〇	一一·一五	二二·一五
一九一七	一一〇〇	一·五〇〇	一四·五〇	二二·五五
一九一八	一二〇〇	〇·六二五	一·二六二五	一·二六二五
一九一九	一二·五〇	五·〇〇〇	一·七·五〇	一·七·五〇
一九二〇	一二·五〇	〇·五〇〇	一·三·〇〇	一·三·〇〇
一九二一	一一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九二二	七·五〇			



一九二三

五•〇〇

一九二四

一〇•〇〇

一九二五

一•二五〇

一九二六

一〇•〇〇

一九二七

八•三〇

一九二八

九•七〇

一九二九

九•〇〇

一九三〇

一•五九

以上十五年之平均率爲一分一厘二毫三。最近十年間之平均率爲九厘八毫二。最近五年之平均率爲一分〇五毫三。此爲正式支付之股息與紅利。

乙兩次紅股之發給。該公司於一九二一年及一九二六年曾分派紅股兩次。(一九二一年爲三千〇四十八股。每股二十鎊。計英金六萬〇九百六十鎊。一九二六年爲六千七百〇六股。每股二十鎊。計英金十三萬四千一百二十鎊。)共發九千七百五十四股。計英金十九萬五千〇八十鎊。佔該公司現有甲種即A種股份百分之二十四強。此項紅股由公積項下撥出。按股東原有股份數額平均攤

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一•二五〇

一〇•〇〇

九•八六〇

一一•二六〇

一•五六

一•五九

一〇•二九〇

厘

派。不取代價。其權利與原有發行之股份。完全相同。此項公債之由來。其中一大部份。爲歷屆發行股票之溢價。一部份爲歷年之盈餘。查投資者願付給溢價。實因（一）公司之信譽卓著。（二）公用事業投資之穩固。（三）歷年能發給高率之股息。此種溢價。一經收入。則與公司普通盈餘同爲公司公積。無所區別。且事實上股票溢價爲一部份新股東所支付。而紅股之分派。則不分新舊股東。一律享受。其爲盈餘之攤派。不能以返還原有股本作解釋。固無疑義。故甲種股份。除逐年發給之股息外。尚有此項兩次蘊發之利益。查去年甲種股份所得股息。爲保息九厘。紅利一・二九厘。共計一〇・二九厘。若將此百分之二十四之紅股除外計算。甲種股份所得股息。爲一分三厘半。其利益優厚可知。

丙上海自來水用具有限公司股息之發給。查該公司在一九二六年以前。附設一部經售自來水用具。嗣工部局與該公司訂定。將自來水用具一部另行組織。將此部所有財產。計值二十萬〇一千一百八十兩撥出。成立上海自來水用具有限公司。發同額之股票。每股票面銀一兩。分給該自來水公司當時之甲種股東。該用具公司近年來營業發達。股息亦頗優厚。此又爲該公司股東之額外利益。總上三款。該公司股東以前所得之利益。過爲優厚。不言而喻。上述第二項有下列各款事實之證明。

甲工部局允許之股息。查該公司現時股本總額爲英金一百十六萬三千二百二十五鎊。股份計分甲乙丙三種。甲種每股票面二十鎊。共四萬〇二百三十六股。計佔股本總額百分之七十弱。發行最早。利益亦最優厚。乙種在一九二六年後發行。每股票面一鎊。共十萬〇八千五百〇五股。計佔股本總額百分之十弱。丙種係爲工部局允許在一九二九年發行。每股票面亦爲一鎊。共二十五萬股。佔股份總額百分之二十強。一九二八年三月。工部局與該公司訂立二十年合同。關於股息一項。規定甲種股份保息九厘。可以分紅利。乙種股份保息七厘。亦可以分紅利。至於丙種股份保息八厘。無分紅權利。其保息之利率如此。

乙工部局允許之紅利。合同中又訂明在租界內收取之水費。須徵工部局同意。至於租界外用戶。及各輪船所用之水。則聽憑該公司自定價格。該公司售水與界外用戶。及各輪船所取得之餘利。以之分發股東。即甲項所述甲乙二種股份之紅利。在一九二八年爲一・五六厘。在一九二九年爲一・二九厘。甲種乙種相同。故甲種股份實發股息不止九厘。乙種股份實發股息不止七厘。

上述甲乙兩款中之甲種股份(佔股份額十分之七)。在最近二年內。所得之股息如下。

年份

保

息

紅利即界外給
水股息 註

合

一〇・五六厘

一〇・二九厘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九・〇〇厘
一・五六厘

附註 另有七毫股息以補一九二七年之不足

右甲種股息率與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七年十年間之平均率一〇・六七比較相差無幾與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五年間之平均率九・二二比較反見增加且以前該公司所支付之股息數額並無保障自有一九二八年三月間訂定之合同以後股東所收之股息反增加一重保障。

丙工部局允許之自來水用具有限公司之股息前第一項丙款中所述之自來水用具之股票前經發給自來水公司之股東其每年所獲利益由工部局允許照常分派。

上述第三項之事實如次。

查自來水公司之出水量在一九二八年爲一〇，八〇九，五一九，二三八加侖一九二九年爲一三，一四七，七二四，四七七加侖五年之間增加約百分之二十二。至於逐年開支費用則如下表。

年份

出水費

送水費

管理費

合計

一九二五

四九〇, 壬三〇三
兩一〇一, 朶六・三
兩二〇〇, 三六二・六九
兩八六三, 九三二・〇五
兩

一九二六

五三五, 四〇九・六一
兩一一四, 八七九・〇〇
兩三六, 六六六・八九
兩九六六, 九七五・五一
兩

一九二七

五七, 四一五・四四
兩一一四, 九五二・二三
兩四三三, 〇五五・〇六
兩一, 二八, 四三三・七三
兩

一九二八

五〇一, 四六六・二一
兩二三〇, 三六三・三〇
兩四六四, 八〇七・四四
兩一, 一〇〇, 三六六・九九
兩

一九二九

五五五, 五六八・七一
兩一七, 四六〇・八九
兩五三三, 四五〇・〇〇
兩一, 三五五, 四九・六七
兩

以一九二九年與一九二五年比較之增加

百分之一五
兩百分之五二
兩百分之九〇
兩百分之四三
兩

按上表各項費用之增加率。與出水量之增加率相較。除出水費一項。增加較少外。送水費與管理費。均超過甚鉅。再查該公司各項開支細目中。其增加之速。有更甚於此者。例如管理費項下。薪俸工資一款。自一九二五年起至本年止。逐年支付之數額。有如下表。

一九二五年

一五〇, 三三三・八五
兩

一九二六年

一八五, 〇四六・五八
兩

一九二七年

二三四, 一四七・七八
兩

一九二八年

二五六, 六九三・八八
兩

一九二九年

二八三，六三六•六〇

一九三〇年(上半年)

一八七，一八一•〇七

一九三〇年(下半年預算)

二三四，六一七•二八

上項薪水工資增加甚鉅。以一九二九年與一九二五年比較。計增加百分之八十九。以本年上半年與上年度比較。又超出百分之三十二。而該公司於今年下半年之預算中。再提高百分之二十。是此項預算實行。則本年下半年或明年之薪金。較一九二五年將增加三倍。雖該公司一部份高級職員薪水。以金鎊計算。依匯價變遷而增加。亦斷不須如此之鉅。又如下列表中之工場修理及維持費。

一九二五年

一，〇〇四•八三

一九二六年

一〇，八七六•九五

一九二七年

八三，九六六•〇三

一九二八年

八三，二六〇•七六

一九二九年

九八，九六〇•一一

一九二九年之費用。較一九二五年增加九倍。在此時期中。房屋機器水管等固定資產之增加。僅百分

之十四。而出水量之增加。僅百分之二十二。至於金貴銀賤之影響。則一九二五年之平均匯價。爲三先令一辨士半。一九二九年平均匯價。爲二先令四辨士三十二分之十九。所增僅百分之三十。一旦修理維持等費。受金價之影響者。僅一部耳。此外如外籍職員之回國旅費。與管理處雜用等之增加。亦均屬甚速。

由此觀之。可知該公司費用之增加。實屬甚鉅。故該公司是否已盡節省之能事。頗屬疑問。

第四節 檢賬之意見

(一)根據上節所述。該公司股東所得之利益。過去與現在。均屬過優。過去之事實。如彼。其現在之股息。甲種股份保息九厘。加入界外給水紅利。已在一分以上。而用具公司股利。及以前所發之紅股。尙不計算在內。如此優厚之股息。在享有專利之公司事業。殊屬罕見。查該公司之甲種。即 A 種股票。今年在倫敦市場。可售市價二十五金鎊左右。即超出票面百分之二十五。此爲一班投資者。認爲利息優厚之明證。

(二)辦公用事業者。對於各項開支費用。理應竭力節省。蓋少費一文。即減輕市民一文之擔負。近年來該公司對於支出方面。未能力行節撙。專從開源方面着想。要求加價。頗難使人滿意。

(三)查該公司本年份預計收入總數為二百六十萬兩。應付之股息為一百三十三萬三千六百〇二兩。佔收入水價總數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以市民所付水價之過半數供該公司發給股息而不足。又該公司股本股息須以英金計算。金價之漲落無定。市民負擔之水價須受金價變遷之危險。每年水價無從估計。以應具固定性質之公用事業而具投機性質。隨時須視金價編製預算。計核損益於市民利益。殊有妨礙。爲根本解決計。實有通盤計畫之必要。

潘序倫

俞希稷

何德奎

關於裝置水表問題及自來水公司股東會情形

(一) 裝置水表問題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工部局會辦瓊士答報館記者云。自來水之取費。有兩種標準。一爲照水表計算。一爲照房租計算。目下上海自來水公司。則係照房租計算者。是種制度。有利于中下級社會居民。而不利于上級社會。因假設所用之水量相等。而納費則上級居民多。中下級居民少。譬如上中下三級居民。各以五口之家論。每人每月用水三十三加侖。全家共用一百六十五加侖。假定以房租百分之六取費。則房租十元者。月出費六角。房租五十元者。月出水費三元。房租一百兩者。月須出水費六兩。房租二百兩者。水費須十二兩。用同量之水。一則納水費十二兩。一則納水費六角。上級居民所納水費。固超過水費之成本。中下居民所納水費。則又不及。工部局爲顧及多數人及自來水公司之利害。不得不取富人之有餘。以顧貧民之不足。若以水表計算。則上中下三級居民所納水費。將屬平等。其結果。則水費亦須平均加百分之二十。是則中下級社會市民之負担。更為加重。全市改裝水表。自來水公司方面。原甚樂觀。惟舉辦此事。須費二三百萬元。歷時亦須二三



年方克有濟也。更據自來水公司總工程師兼總理皮爾生宣稱。公司現擬召集股東大會討論改用水表問題。此事工部局在原則上亦似贊同。蓋以打開目前難關唯一之辦法。亦即節制居民用水唯一方法也。

十二月十四日 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委員嚴謗聲答辯瓊士言云。改裝水表。自來水公司早有所計畫。此事在公司方面利益甚大。在普通市民則必將增加甚重之擔負。蓋現在自來水之成本除利率拆舊等間接費用不計外。其出水造水管理等直接費用。平均每一千加侖需一角八分強。至該公司所收水費。依照房租計算。平均每加侖二角三分一厘。依水表計算。爲每千加侖價四角三分三厘。如公司加價四分之一實行。則用水表計算者。每加侖將加至五角四分一厘。將來水公司一律改用水表。勢必令一般普通市民。由每千加侖一角三分一厘之負担。一躍而變爲每千加侖價五角四分一厘。寧非可驚。且尤可注意者。則水價依照房租計算時。故由房東繳付。若一旦改用水表。或且如使用電燈辦法。水費由房客自付。同時房東方面亦必因改用水表而減低房租之事。由此觀察。非特改裝水表時。普通市民每加侖二角三分一厘之負担。增爲五角四分一厘。更進一步。而成爲平時不負担水費者。此後則須負担每千加侖五角四分一厘。公共租界之居民。普通佔其

多數。故各公司實行改裝水表。則資產階級受其利。而普通平民蒙其害。更如就中外居民比較。則外人居住高大洋房。房租貴而用水不多。華人反是。結果亦覺外人佔光。華人吃虧。此問題關係十分重大。吾人爲普通華市民着想。不得不有極鄭重之考慮與注意。至公司改裝水表。按照公司方面計算。期以三年。需費亦毋須二三百萬。大約百萬元夠用矣。

十二月十五日。自來水公司經理皮爾生云。裝置水表事在必行。現不過時間問題。上海一埠。南市閘北。以及法租界。均已裝用水表。歐洲各國。未裝水表者。祇有英國。至於美國。除芝加哥一埠外。亦均全部裝置水表。水價若干。尙難預計。大致現所加之二成半。可望取消。至于採用水表制度後。公司方面唯一之利益。即在免除用戶方面用水之漫無節制。查歷年用水統計。在二十五年前。每人用水十加侖。至去年每人用水增至三十四加侖。在理祇能增至每人十八或二十加侖。故每人耗去約十六七加侖。裝用水表後。此類糜費可以避免。至裝置水表後之水價。是否亦根據房租之多寡。而分高低。尙不能預定。惟大致亦可辦到。

民國二十年三月三十一日。自來水公司股東會主席李德立君報告股東。本公司久已主張取消比照房租收費制。改用水表制。今幸工部局已表示贊同。故今年送往工部局之改定水價。以水表制

爲根據。第欲實行裝表。尚有許多連帶問題須先解決。故非一時間所能實現。惟本公司深信爲全部用戶利益計。實有改爲水表制之必要也。

(二)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股東會情形

字林西報云公共租界自來水公司三月三十日在本公司開股東大會。李德立主席報告去年營業狀況。略謂界內用戶賬收入三，八三二，二八一·四六兩。比上年二，四三四，七二五·九三兩增三十九萬餘兩。但支出亦由一，〇七七，三六五·三四兩增至一，三二〇，九八四·一九兩。約增二十四萬餘兩。收支相抵盈餘一，五一，二九七，二兩。比上年一，三五七，三六〇·六九兩增十五萬餘兩。查去年開支之增加。第一由于銀價慘跌。匯市頻縮。其次則出水數量亦見增加。去年共出水一四三二·百萬加侖。前年僅一三一四八百萬加侖。至收入之增加。則大半得之于工部局核准之增加費。去年界內用戶帳純盈爲一，〇六五，〇〇一·一六兩。比上年九二五，四六一·三六兩。雖增十三萬九千餘兩。但至去秋發上半期股息三厘又八分之一。匯率爲一先令六便士。已支出四八四，六七七·〇九兩。此次須提撥股息公積金。加入所餘純盈內。始克湊足九六〇，二〇九·九〇兩。發下半期股息甲種股五厘八五。乙種股

三厘又八分之七。丙種股四厘又八分之七。匯率一先令三便士八七五。又去年界外用戶及船舶用戶帳。純盈八八，八七六·四四兩。前年則有一二一，六〇五·六四兩。望收入亦自三四六，五三八·九七兩。減至三三一，七一三·〇六兩。蓋船舶用水。雖因香港缺水。數量大增。而界外用水。則因閩北水電廠。借水合同滿期。驟少大宗需用。故收入減于往年。此次分紅。擬甲種股二先令八便士。乙種股一先令六便士。去年工程方面。裝竣大抽水機兩副。每小時各出六十萬加侖。可裝置大進水機兩副及急濾池一批。現正埋置四十寸總水管。由楊樹浦抽水廠至江西路水塔水價。鎊值約近五萬鎊。繼述去秋增收附費及納稅。華人會上海房產公會交涉經過。並稱按照一九二八年與工部局所訂合同。今年改訂之水價。或將大增於舊價。此次附加費。不過加價之先聲而已。惟本公司水價。即連附費在內。實非過昂。較英國許多市鎮爲低廉云。

調查自來水專門委員會名銜

工部局自來水專門委員會九人

N.S. Hill (希爾) 美國自來水專家

郭承恩 華人公推之自來水專家

蕭慶雲 上海房產公會所推代表

下列爲工部局公用委員會委員兼任

吳蘊齋

胡孟嘉

A. D. Bell (培爾)

N. S. Brown (白朗)

J. W. Carney (卡美)



O. Okamoto (岡本)

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自來水專門委員七人

王曉籟

徐寄頤

褚慧僧

李伯涵

潘序倫

謝仲復

江一平

上海房產公會自來水問題委員會十一人

費延芳

姜炳生

竇耀庭

李伯涵

倪雲來

甘月松

王衍慶

郭祖繩

厲樹雄

張杏村

李吉祥

外交部外交討論會自來水問題委員會七人

林康侯

褚慧僧

董修甲

何德奎

陶樂勤

張星聯

夏晉麟



REALTY OWNERS AND WATER RATES

Published by the Shanghai Realty Owners Association

96 Peking Road, Shanghai.



JNTRODUCTION

(Summarizing the views of the Association on the question of water ra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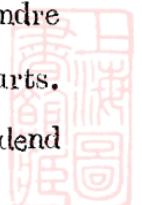
"As people depend for their existence upon fire and water so a man will not be refused giving even if he knocks the other man's door at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asks for either of the two for both are ubiquitous." - Meneious

This interesting phenomenon as described in the Analects of Mencious does not exist in Shanghai to-day, especially in that part of Shanghai where foreign settlements are situated. For both fire and water become commodities in this city, fire in the form of gas and electricity and water in the form of water supply. There is howeve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m as regards the degree of their availability. If people do not consume gas or electricity, they can easily resort to other means to procure fire. The case is different with water for as all the creeks and rivulets in the city have been filled up, the only natural source of supply is the Soochow Creek and



the Whangpoo River which are so far away from the congested living zone that it is next to impossible for the residents to procure drinking from them. The difficulty of getting water in Shanghai is far beyond the imagination of Mencious when he wrote his Analects.

As has been intimated, water is a commodity in Shanghai. If it is a commodity in the same way that rice, cloth, etc., are commodities, consumers will not experience any hardship in getting their supply at moderate price, for then dealers in water supply will be more than one and competition among them will afford a safeguard against corporate avarice of any of them. But like other public utilities, water supply is a natural monopoly which, however, is not a municipal concern in Shanghai but is managed by the Shanghai Waterworks Co., Ltd., a private corporation under British flag which is exempted from the control of Chinese laws and law courts. The company has its capital in terms of gold and is authorised to issue a fixed dividend



of 9% per annum to the shareholders and also to issue bonus shares out of the Reserve Fund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interest of the shareholders is securely guarded at the expense of the consuming publ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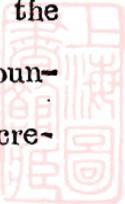
In autumn last, the Company received the sanction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to impose a surcharge of 25% on the existing water rate and cited as reasons for the surcharge the appreciation of gold and the depreciation of silver in the exchange market.¹ In the face of popular opposition, the Company resorted to such drastic measure as "the discontinuance of supply" as a means of forcing the consumers to pay the increased cost. This direct action taken by the Company was in no way authorised by any competent court but merely on the sufferance of the Council. It could be likened to a robber who siezed one's throat and demanded money. Such a phenomenon is again beyond the imagination of Mencius when he wrote his Analects.

When the surcharge was first announced, the members of this Association having



fully appreciated its effect upon the tenants of hous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shanghai and the hardship it would inflict on the consnming public decided in a meeting to oppose the proposal by sending protests to both the Council and the Company and addressing letter to the Shanghai Chinese Ratepayears Association asking for concerted action.

The Ratepayers Association responded to our request. When the feud of opposition ran high ih the Shanghai community, the Chinese members of the Municil, Messrs. Xu Ya-ching, L. T. Yuan, Singloh Hsu, O. S. Lieu and T. D. Woo proposed to the Council without effect that the question of water surcharge be reconsidered. In the meantime, the Waterworks Company put into effect the discontinuance of supply as an intimidation to the consumers. The situation thus created was next only to the May 30 Incident so far as its degree of gravity was concerned. The Chinese Councillors, having been aware of the seriousness of the deadlock, in a letter to Sec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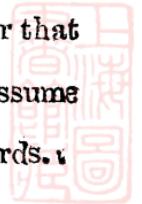


iary General S. Fessenden (who negotiated and signed the present Agreement with the Waterworks Company and served on the Company's Board of Directors) proposed a special Council meeting and a decision was reached that the surcharge should be temporarily collected and an expert on waterworks engaged from abroad who was required to present a report on the financial aspect of the Company's administration not later than in September of 1931.

It has now been learned that the expert in the person of Mr. N. Hill of New York will arrive at Shanghai at the beginning of September. The time limit set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his report as decided at the special Council meeting will necessarily be exceeded.

This Association avails itself of this opportunity to present to the public the following views on the water rate question:



1. The Waterworks Company cannot take such direct action as the discontinuance of supply as an intimidation to those consumers who refuse to pay the increased rate but should appeal to the competent court and abide by its decision.
 2. Th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should at the average exchange rate for the past ten years be converted into silver so that the consumers will not be called upon to pay increased rate to atone for the loss of the Company entailed by exchange depreciation.
 3. The bonus⁷ shares issued by the Company should be withdrawn and be reverted to the Reserve Funds,
 4. The fixed dividends of the Company paid to the shareholders should not exceed 7 per cent.
 5. The present system of collection of water rates should be remodelled after that employed by the telephone and electricity companies. The Company should assume direct charge of the collection. If it continues to be entrusted to the landlords.
- 

certain amount of collection fee should be paid to them, at present 5% being charged by those who collect rentals for the beneficial owners of houses.

6. The Company should base the calculation of water rates on the actual rentals of houses. For instance. a rental of \$100 per mensem includes in itself a water rate of 6%. It represents gross rental, and cannot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the calculation of water charges. The income of the Company derived from the imposition of rates on gross rentals amounts to approximately \$250,000 per annum.

Mr. N. Hill has now started his east bound journey. The members of the Council's Utility Committee will begin to set down to work. Whether the expert has entertained any sense of racial bias and whether the Council has any real intention to protect the interest of those from whom it derives its ruling authority will remain to be proved.

September 1. 1931.



1. Letter of protest addressed by the Shanghai Realty Owners Association to the Shanghai Waterworks Co., Ltd., under date of September 10, 1930 on the subject of water surcharge:

C. D. Pearson, Esq.,

Engineer-in-Chief & Manager,

Shanghai Waterworks Co., Lt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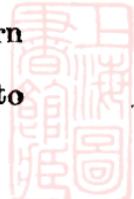
96 Kiangse Road.

SIR,—I have the honour to inform you that the Shanghai Realty Owners Association hereby lodge a formal protest against the surcharge of 25 per cent. of the existing water rates proposed by your company, sanctioned by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and announced to the public to be made effective as soon as practicable. The explanation of the circumstances leading up to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as furnished by your company in a statement issued to the press on August 6 does not



afford a justification of the proposed increase. The proposal, in the opinion of this Association, cannot be vindicated either on the ground of principle or on the ground of expediency, and, If carried into effect, constitutes a gross violation of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Council and your company dated March 17, 1928.

Water supply is a public utility that stands in a class by itself for not only is the water service a natural monopoly but the demand for water is a demand for an absolute necessity. Many an authority on Municipal Government even goes so far as to advocate absolute public ownership of the water supply system as much because the water supply has a relation to public health and has, therefore, the control of the ill-and-death rate of a city as because there is a public interest that may be adversely affected by a private company's rate-making policy. Besides economic motives which actuate the ordinary business concern, there are social motives which govern the management of a waterworks company. Such company owes more obligation to



the public for their interest and welfare than to the shareholders for their profits and dividends. In formulating the policy of the company and direct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service, public interest is, therefore, paramount and should transcend all other considerations.

To seek profits for investors at the expense of the general public by pursuing a rate-making Policy is diametrically opposed to the basic principle upon which an utility company is operated. In the light of these reasonings, this Association strongly maintain that the proposed surcharge of 25 per cent. of the existing water rates put forward by your company will jeopardize the interest of the individual citizen and the entire community and is an unreasonable move which cannot be acceded to by the public at large whose sufferance comes first and the authorities' sanction comes next.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accountable for the present move as stated by your com-



pany are low exchange and enhanced cost of materials, which conspire to cause deficiency in nett profit out of which allowances for fixed dividends are made. Allow us to point out that, as the community have never been benefitted by a lower water rate against a high exchange, they should not be called upon to pay a higher water rate against a low exchange to atone for the deficiency in the budget of your company. To go a step further, water rates are collected at fixed percentage on the rental of the dwelling houses. Subject to the operation of that economic law of supply and demand, the rental in Shanghai has risen within a brief span of two decades to 10 to 15 times higher than it was before. The corresponding increase in water rates following automatically the rapid rise of house rentals is at once startling and must have put your company on a financially sound basis to combat any bad years to come.

The reserves accumulated in these favourable years under the equalization of divi-



dends account and the tariff revision suspense account must have been sufficient to be used and applied to meet the the deficiency your company now experience in making the allocations te the shareholders. It can hardly be justified that, within a short span of three years after one tariff period barely expired, an increase of 20 per cent. was made, a surcharge of 25 per cent. is being asked and "a large increase in water rates in 1931" is again anticipated.

To take the second reason—enhanced cost of materials—into consideration, one of the biggest items in the estimate of expenditure of any company is the cost paid for raw materials. The raw material your company consume is that turbulent current of the Whangpoo River which is an inexhaustible resource at your command. As to cost of operation, the expenses involved in the installation of water mains are considered a big item, but the branch mains in the dwelling houses are installed at the landlords' own expense, and your company charge an installation fee of from Tis. 50 for four inch

mains to Tls. 175 for four inch mains when the branch mains are connected with the central main.

In addition to paying water rates, therefore, the consumers have really shared with your company a portion of the cost of operation, which is by no means negligible. Enhanced cost of materials will cease to be a reason for a surcharge when the free supply of the company's raw material and the consumers' share in cost of operation are to be reckoned with.

Lastly, the proposed increase of water rates constitutes a violation of the agreement entered into by the Council and your company dated March 17, 1928, inasmuch as the agreement stipulates a tariff charge for a tariff period within which no change of rates is permitted. To impose a heavy surcharge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tariff period with the primary object of lessening an anticipated increase in the succeeding tariff period can not be accepted as a justification for whether that in-



crease anticipated by the directors of your company is justifiable and can be carried into effect remains a matter for public scrutiny and sufferance when the revision of the tariff charges is brought up for the Council's sanction. And as the Council has promised to reconsider the whole question in the event of the sterling value of the tael appreciating to two shillings, we have much reason to doubt the necessity of that increase expected by your directors with exchange now steadily appreciating.

This association is representative of the owners of real estate in Shanghai who are directly interested in the present question. In filing the protest, however, we are voicing the opinions of the property owners in particular and the community in general for public interest is as much affected by the proposed increase of water rates as the interest of the member of this association. We hope we have made our stand clear enough to you and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public aspirations fully complied with.



Yours faithfully,

Shanghai Realty Owners Association

per PEHAN LI,

secretary.

2. Reply to the foregoing:

Peihan Li, Esquire,

Secretary,

Realty Owners Association.

Sir—I am directed to acknowledge the receipt of your letter of the 9th instant lodging a protest against the surcharge of 25 per cent. on the water rates of this Company recently sanctioned by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and announced to consumers, and in reply thereto to assure you that all of the points to which you refer received

(H)



I K

very close attention at the hands of both the Company before the surcharge was mooted and of the Municipal Council before it was sanctioned. Nevertheless your letter has received the very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my Directors and I am instructed to reply thereto in detail.

What my Directors would ask the members of your Association to appreciate in the first place is that for the period 1905 to 1927 the Company operated under an agreement with the Municipal Council whereby water rates were fixed and profits were unlimited. In spite of the high values of the Shanghai tael which occurred on occasions during the period, the agreement was adverse to the Company on account of the ever-increasing costs of materials more especially subsequent to the great war; the Company's affairs had in fact reached such a pass that, unless agreement upon different conditions had been made, the Company would have been unable to raise the capital necessary to extend its works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ever-increasing

demand for water. Under the agreement dated March 17, 1928, the Company's profits are fixed and the tariff of water rates is subject to periodical revision.

The charge of making profits for investors at the expense of the public is entirely unjustifiable. The Company is not permitted under its franchise agreement to pay dividends greater than those fixed by the Municipal Council.

The foregoing will explain why the community has not been directly benefitted in the past from high exchange; under the 1928 agreement however if exchange goes up, consumers will reap the advantage and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the Municipal Council in sanctioning the surcharge, has provided that if the value of the Shanghai tael appreciates to 2/-, the surcharge will have to be reconsidered. Your letter suggests that the reserves accumulated on Equalization of Dividends Account and Tariff Revision Suspense Account should be sufficient to meet the deficiency; examination of the last published accounts would have shown you that there is no balance on Tariff Re-



vision Suspense Account and the whole of the balance on Equalization of Dividends Account has been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before mooted the suggestion of a surcharge.

You allude in your letter to the rise in house rentals in recent years. Full allowance for this has been made in the periodical estimates and on the other side it may be pointed out that with the general adoption of the Gregorian calendar, there is no longer the revenue for the intercalary moon. Then again the increase in water rates due to enhanced rentals is more than counterbalanced by the very much higher demand per capita and it is anticipated that this year the consumption per head will be higher still.

In regard to the cost of supply, the Company's raw material is as you say the Whangpoo River but there has been a very large increase in the cost of pumping and purifying this raw material. In order that the magnitude of this may be better

appreciated, my Directors would extend to a delegation of your members an invitation to visit the pumping station at Yangtszepoo when they would be in a position to see the tremendous amount of material and labour required to convert the raw water from the river into water of a quality fit for delivery to consumers. As you say the water mains are paid for by the Company and branch pipes by property owners but the Company pay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both mains and branch pipes.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Municipal Council and the Company dated March 17, 1928 provides that the tariff of charges shall be subject to revision at such periods as may be from time to time agreed upon by the parties thereto. There would appear to be no grounds for the suggestion that the surcharge is a violation of that agreement.

In conclusion, I am directed to express the hope that after consideration of this letter and a visit of the delegation to the Company's Pumping Station at Yangtszepoo,



the invitation to which it is hoped will be accepted, your members will realize in view of the difference in exchange between 2/5½ per tael at which the current estimates were fixed and 1/7 per tael now subsisting or over 35 per cent, that a surcharge of 25 per cent on water rates is reasonable and in fact unavoidable if the efficiency of the water supply is to be maintained.

Yours faithfully,

W. R. Walter,

Secretary & Deputy Manager.

3. Letter addressed by the Association to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under date of September 14, 1930, asking for the withdrawal of the Council's sanction of the surcharge:



E. B. Macnaghten, Esquire.

chairman,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Sir—we have the honour to inform you that this Association. the Shanghai Realty Owners Association. filed a formal protest with the Shanghai Waterworks Co., Ltd., on September 9. against the proposed surcharge of 25% of the existing water rates announced to the public to be made effective as soon as practicable. The protest points out that the proposal can not be vindicated on the ground of principle or of expediency and constitutes a violation of the agreement entered into by the Municipal Council and the Company in 1928 under which a tariff schedule for a tariff period is stipulated.

Principles of Municipal Government dictate that public utilities which are monopolies by nature shotuid be municipalized, and if they are operated by private concerns, they should be properly regulated. For, says an eminent authority on the subject,



it is the inclination of all monopolies, when left unregulated, to enrich themselves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customers and patrons. It is the duty of the public authorities to give a full measure of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individual citizens and the entire community against the corporate avarice of a natural monopoly.

The fundamental reason accountable for the proposed increase of water rates as stated by the Company is that, on account of low exchange and enhanced cost of materials, the Company's net profit this year is not sufficient to pay the fixed dividends on the Company's gold shares at the then current exchange rate of 1s 6d to a tael. With regard to this very reason—deficiency in the Company's net profit in making dividend allocations to the shareholders—this Association venture to put forward a few questions upon which we wish to ask for enlightenment:

- I. How much is the deficiency in this year's net profit of the Company in paying the fixed dividends on the Company's shares?



II. Are the reserves under the Equalization of Dividends Account sufficient, or have they been used and applied, to make up such deficiency? If not sufficient, how much more is needed to meet the deficiency?

III. Has the steady appreciation of sterling-Tael exchange from 1s 6d when the deficiency in the Company's net profit in paying dividends was first calculated to is 7 1/4d at present prevailing altogether no appreciable effect in reducing such deficiency?

IV. In making allocations to the shareholders, has the agreement ever provided that maximum dividends must be guaranteed to the shareholders every year, no matter favorable or otherwise?

V. As the agreement provides for quinquennial revision of tariff charges, on what basis is the Company's claim to revision in 1931 supported?

This Association do not know whether the Company have elucidated these five points



in their explanation of the proposal to the Council, but certainly they have not done so to the public. As the public are called upon to share the Company's grievance, they are entitled to know as much of the Company's financial standing and the real state of affairs that lies behind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as the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their shareholders and the Municipal Authorities. We venture to recommend that the Council undertake to inspect the books and financial records of the Company in virtue of the authority conferred on the Council by clause 23 of the agreement entered into with the Company so as to make explicit to the public the fiscal conditions of the Company in the directions indicated by the above questions waiting for an unbiased verdict of society.

In conclusion, this Association earnestly request the Council to reconsider the proposal of the Company to increase water rate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individual citizen and the entire community, to withdraw the Council's sanction of the proposed sur-

charge, and above all, when the revision of tariff charges is brought up for consideration at the expiration of the present tariff period. to take public interest as paramount and to consult the public to the fullest extent before any claims on the part of the Company are grante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n early and a favourable reply of the Council.

Yours faithfully,

Shanghai Realty Owners Association.

4. Reply to the foregoing:

September 17, 1930.

Pehan Li, Esquire.

Secretary, Realty Owners Association.

Dear Sir,

I have to acknowledge receipt of your letter of September 12, 1930 relative to

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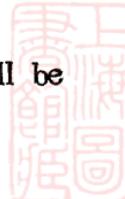
the proposed surcharge on existing water rates in which you request answer to five specific questions.

In reply, I am pleased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seriatim.

1. The deficiency in this year's net profit is dependent on the course of exchange and more especially the rate of exchange at which the final dividends are payable next March. Assuming exchange for the final dividends is $1/6$ per tael and they are able to pay the full fixed dividends for the year, the deficiency is estimated at \$64€,242. The surcharge will reduce this deficiency by approximately \$215,000.

2. The Balance of Equalisation of Dividends Reserve is \$380,000 (approximately). This will be set against the above deficiency which, with the surcharge, will thus be reduced to \$51,242 (estimated).

3. If exchange for the final dividends is $1/7\frac{1}{4}$, the cost of the dividends will be reduced by \$55,225.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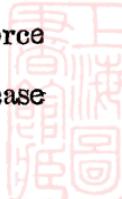


4. The 1928 Agreement provides for payment for each year of fixed dividends on the different classes of shares and that where in any year the net profits are insufficient to pay any of the dividends, the deficiencies shall be payable out of the net profits of a succeeding year.

5. The 1928 Agreement provides that the tariff of charges shall be subject to revision on 1st July 1929 and thereafter quinquennially, or at such lesser periods as may be from time to time agreed upon by the parties thereto. The present tariff period was to expire on 30th June 1931 but by agreement it has now been extended to 31st December 1931.

Referring to your recommendations that the Council undertake to inspect the books and financial records of the Waterworks Company I may state that this has been carried out by the Council every half year since the 1928 Agreement came into force.

Your request that the Council reconsider the proposal of the Company to increase



the water rates will be laid before the Council and in due course you will be informed as to its decision.

In conclusion, I may say that I have read with interest your observations regarding the municipalizing of public utilities and the consulting of the public in matters affecting these utilities.

These are matters which raise very broad issues upon which there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unanimity of opinion. I am sure you will agree with me that it is impracticable to enter into any extended discussion of these subjects in brief exchange of correspondence.

I am,

Respectfully yours.

(Signed) E. B. Macnaghten

Chairman.



5. Translation of a letter addressed by the Association to the Shanghai Chinese Rate-payers Association under date of December 3, 1930, in which reasons for opposing the surcharge are enumerated:

1. Well accepted principles of the law of contract do not place any responsibility upon the consumers to vindicate the investors' interest as guaranteed in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and the Waterworks Company:

The only reason for the surcharge as advanced by the Company is that the surcharge will enable the Company to pay the interest to their shareholders to such a rate as is guaranteed by the Council in the agreement entered into with the Company on March 17, 1928. Well accepted principles of the law of contract dictate that any deficiency which will be experienced by any Compay in meeting the guaranteed interest on their shares should be made by the guarantor, and in the present case the guarantor is the Shanhai Municipal Council. Even if the Council's reasoning 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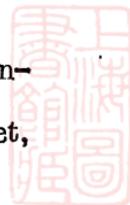
conceded to be correct that in entering into the present contract the Council acts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Ratepayers (who are consumers at the same time) and as such any atonement for the loss of the Company's shareholders should be born by the Ratepayers, the fact remains that the proposed surcharge is tantamount to the increase of the financial burden of the Ratepayers and should therefore be sanctioned by the Ratepayers meeting and not by their representative. In Public Finance, if the interest on the shares of a public utility is guarante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deficiency should be met by the National Treasury, and if it is guarante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it should be met by the Municipal coffer. And in Business Finance, either in an industrial enterprise or in a utility company, the customers have rarely been called upon to pay the company's interest guaranteed by a central or local authority to their shareholders. The purpose of guaranteed interest is two-fold: on the one hand it guarantees a legitimate return on investment while on the

other it protects the consuming public from corporate avarice of a natural monopoly.

2. The Council's guarantee of the interest on the Waterworks Company's shares is absolutely unnecessary:

In a municipality which is saturated with prosperity and in which the residents' demand for vital article is constantly on the increase, guaranteed interest is absolutely unnecessary either to attract new capital or to stabilize the fiscal foundation of a utility enterprise like the Waterworks Company. It will be recalled that as before 1927 the Council did not extend any protection to the return on the Company's investment, but instead a limitation was set on the Company's tariff of charges, no complaint was heard that the Company was working under any distinct disadvantage, or that the investors received less remunerative returns.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A share of the Company is sold at 25 pounds on the London market, and according to the rate of interest prevailing on the London market,



the annual return is 7.2%. As the Company is a public utility and the people's demand for water will experience little or no change, the interest on the shares will be as stable as that on government bonds or real estate investments. The interest to the shareholders therefore should in all probability be lower than that prevailing on the market,

In the third place, the average interest and bonus allotted to the shareholders of the Company for the past fifteen years is 11.23% and the return on investment for 1928 and 1929 amounts to more than 10%. The interest guaranteed by the Council to the Company's shareholders is 9%, but exceeds that ratio in point of reality. The so-called guaranteed interest, therefore, works to the unilateral advantage of the investors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community.

In the fourth place, after guaranteed interest system was introduced, the expenditure of the Company has steadily undergone rapid increase. It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principl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even when the rate of increase of a Company's production and that of a Company's expenditure are maintained in a state of equilibrium. It is therefore hardly understandable that the rate of increase of the Waterworks Company's production is only about 22% while the increase of expenditure is about 43%. There is much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Company reaps real material advantage when the interest of their shareholders is guaranteed by the Council and hence pays no attention to the economization of the Company's expendi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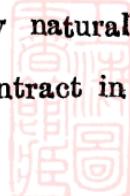
3. The issuance of the bonus shares by the Company is not in the interest of the public;

A perusal of the Report by the gentlemen appointed by the Ratepayers Association to inspect the accounts of the Company shows that the Company has issued bonus shares to the shareholders out of the reserve of the Company. The reserve if unconverted into bonus shares will yield a good interest to the credit of the Company.

The conversion on the contrary will entail an annual loss to the Company of approximately £27,000, granted the rate of interest on the reserve at the Company's credit is 5% per annum while that on the bonus shares at the Company's debit is the guaranteed 9%. The profit to the shareholders means the corresponding loss to the Company and indirectly the public. The separation of the Fittings Department from the Company again works detriment to the Company but to the shareholders benefit.

4. The abrupt change of exchange is a natural distress:

The abrupt change that has beset the exchange market is something tantamount to a natural distress which cannot be provided against. As the Company had derived profit out of the change in 1919; it should be prepared to cope with any loss caused by the same occurrence. Even though the Council is a party to the contract, it is under no obligation to atone for the loss of the Company entailed by natural distress. For such is a common provision to be found in any form of contract in



only.

In conclusion, the Association strongly maintains that the deficiency of the Company's guaranteed interest should be made up by the Council, the guarantor, and that the agreement should in the immddiate future be revised under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1. The Company's capital shold be converted to silyer, at the average exchange rate for the past ten years.
2. The guaranteed interest should be abolished and limitations on tariff of charges established.
3. The bonus shares and the Fittings Company should be restored to the Company or to the Council.
4. A Chinese Councillor should be invited to be the Company's supervisor in collabor-

三月



四六

ation with his foreign colleagu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2767B



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編印（非賣品）

上海公產公司會

地址：上海北漁京路十九號
電話：第一二六四四號



